正誼堂全書

D仁3
743
16

門 仁
號 743
卷 16

朱子文集卷之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訂　受業諸子仝校

與留丞相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瀆鈞聽熹衰病餘生不堪從宦茲蒙誤恩假守鄙郡勉南來意謂若幸無他疾痛可以冒昧歲月然於職事亦不敢不盡其愚前此依準通融蠲減指揮乞免上供罷科茶錢及減無額經總制錢之額以至恭奉聖旨相度經界利病皆是一郡永久利害而經界尤利害之大者所以不避僭率極意盡言不敢少有顧望前卻首鼠兩端之意退而講究巨細本末不敢不盡規摹措畫蓋已什八

明治三七年一月一日購求
正誼堂

九成矣鄙意無他蓋以本州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土皆爲豪宗大姓詭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或更受僦寄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既失經常之入則遂多方擘畫取其所不應取之財以足歲計如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賣鹽是也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窮民受害有使人不忍聞者熹自到官蓋嘗反復討論欲救其弊而隱實郡計入不支出乃知若不經界實無措手之地所以前此申奏欲得及此秋冬之交早賜行下竊聞廟堂有意施行版曹亦無異論亦蒙丞相賜書喻意謂必可行熹區區自喜竊謂漳民自此可脫塗炭之苦而熹區區疆顏扶病亦不虛爲此來矣不幸心勞事拙賦政不平前九月中州境屢有地震之異未及自劾以聞而舊疾發動遍傳兩足連及右臂痛楚呻吟不可堪忍以至滿散錫宴之日皆不得少伸臣子歸美報上之誠今雖少能自力扶曳出廳執捉批判而病中服藥多是疏利發散之劑精神氣血衰竭殆盡無復筋力可以支吾又況所請罷科茶錢無額經總之屬皆久不蒙開允經界聞亦有陽爲兩可而陰實力沮之者只今已近冬至更五十日卽是新春設使便蒙施行亦無日子可以辦集至於按劾弛慢不虔之吏諸司又不主張甚或已行取勘而無故自引罷者如此使熹寧復

更有顏面可臨吏民鄙性狷急不能俯仰前日所以杜門空山甘忍窮餓而不敢有意於仕宦正以此耳今年六十有一衰病侵陵行將就木乃欲變心從俗以爲僥倖俸錢祿米之計不亦可羞之甚乎憤懣無聊不能自抑已具奏牘干犯天威乞從罷黜而幷以此私布腹心於下執事伏惟某官少賜矜憐曲加陶鑄或使復得奉祠歸死巖壑則又千萬之幸而非熹之所敢望也抵冒崇嚴俯伏俟命熹不任恐懼震栗之至

與留丞相書

熹竊以孟夏漸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違守偏城日荷臨庇昨以哭子悲傷私計不便干冒威嚴已深震慄而前此人還蒙賜手教存撫甚至且有憐其久處瘴鄉之意伏讀反側不知所爲熹去歲之病乃是痼疾發動原非染瘴不知趙帥何故乃爾具稟致煩軫念況此邦事簡俗淳今歲以來吏民亦麤相安又經界已得指揮若非家有私故則熹非惟義不當去亦不願舍此僻遠之安而就繁會之危也幸今已聞奉祠之請既有成命此蓋丞相察其衰懇而陶鎔及此千萬幸甚雖論譔華資所不當得然亦且得去此只俟受命一面控辭而於前路聽從欲之報也計差去人不三數日會當至此但今郡中卻有二事

不免具狀申奏其一爲昨來所乞蠲免罷科茶錢已蒙行下漕司相度今計郡中自可椿辦只乞降旨約束官吏不得沿此爲名似前科擾不敢更煩蠲免應副而所乞除減無額一項五千緡者卽乞特詔有司便與施行庶爲一郡久遠之利其一爲漳浦高知縣登忠言直節不幸貶死欲望聖恩特與昭雪褒錄其家二事皆乞丞相留意開陳得從所請千萬幸甚雖當去此而惟君相所以遣之此來之意似非偶然欲圖以報萬分者是以於此有所不能忘懷其他瑣細亦有合因革者然其事在州郡而不在朝廷又不敢以煩鈞聽也其他至如經界一事若非丞相力賜主張則浮議動搖其罷久矣茲者又蒙垂諭諄悉尤切感歎此事貧民所欲而富者不願理勢甚明似不難曉而羣言胥動嘵嘵萬端則不惟愚者惑之而賢且智者亦或不免此可怪也然此邦之人富者尚少其力能沮議而得關說於前者亦不甚多熹之所憂獨恐溫陵富室既多其閒豈無出入門牆之下承眄睞之恩者必將巧爲詞說乘閒伺隙以濟其私竊願高明審加察焉使此邦之績不敗於將成則泉汀以次悉蒙其利而三州之境窮苦無告之民無不感戴生死骨肉之恩矣昨來陳憲委官來此商度因令行視田野汀之行賈聞之驚喜相率拜其車下問此法何

時可及吾州此可以見夫人之眞情矣而必爲說以敗之而圖自利其亦不仁也哉往時有閤門舍人林宗臣者亦丞相之邑子嘗因奏對論及此事其言憤激痛切蓋有所指今泉之貧民願士人人能誦道之公議良心不可泯沒彼沮之者設不出此子孫決不乞食獨何必過爲之慮而蒙此詬於其身耶是可歎已惟丞相深念有以反之此又自爲門下之計而非獨爲三州貧民計也熹又蒙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爲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熹嘗竊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爲所擠而目以爲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爲慮熹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爲己任是以上之所以告於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侵陵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使彼之蓄憾久

而爲禍深也又稍故爲迷亂昏錯之態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肊若無人敢於干祿之竟肆爲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爲是而有黨者爲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爲己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其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爲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前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爲黨其亦誤矣熹雖荷知奬而未遂埽門之願顧蒙出語之勤似不爲無可取者是以輒空曾臆少答恩顧不自知其狂且妄也干冒威尊俯伏震懼伏惟寬容有以裁之瞻望黃閣無由趨拜敢冀上爲國家倍保崇重熹不勝下情千萬懇禱之至

與陳丞相別紙

蒙諭第二令孫爲學之意乃能舍世俗之所尚而求夫有貴於己者此蓋家庭平日不言之教有以啓之非面命耳提之所及也熹嘗聞之師友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胷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爲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爲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爲學問之實耳伊洛文字亦多恐難遍覽只前此所稟近思錄乃其要領只此一書尚恐理會未徹不在多看也大學中庸向所納呈繆說近多改正旦夕別寫拜呈近又編小學一書備載古人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法亦有補於學者併俟錄呈乞賜裁訂以授承學也

與留丞相書

竊以孟冬漸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昨者人還伏奉省劄諭以聖恩褒借不許終辭之旨又蒙鈞慈加賜手教所以開曉尤極懇至伏讀再三仰體吾君吾相委曲眷憐之意如此其厚謹已齋祓祗拜告命奉表稱謝矣

熹未嘗有一日埽灑之勞於門下而丞相以知奬優異不
在衆人之後顧今精神耗竭筋力疲憊無復可期以伸報
效區區願丞相深觀大易陰陽消長否泰往來之變謹察
君子小人之分而公進退之毋爲調停之說所誤使忠言
日聞聖德日新而天下之人眞享富壽康寧之福朝廷之
上眞見平平蕩蕩之風則衰病之軀老死丘壑無所憾矣
如於忠邪之分察之有未明消長之戒信之有未篤而又
以一身利害之私參錯乎其間則今所謂持平者是乃所
以深助小人之勢以爲君子之病將見彼黨日盛此勢日
孤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爲者丞相雖欲奉身而退窮勝事
而樂清時亦不得辭後世良史之責矣熹不勝感德之至
輒復冒昧言之伏惟恕其狂妄而采其千慮之一得焉則
又幸之大者瞻望門牆無由伏謁伏乞以時爲國千萬自
重熹至懇至禱死罪死罪

與留丞相書

熹區區賤懇已具前幅必蒙矜念俾遂退閒不敢重出以
煩公聽惟是昨因致謝輒罄鄙懷狂妄僭率不勝惶恐然
自遣人之後卽得朝士私書語及近事恭聞丞相忠誠感
格天意爲回重陰之底復有陽復之漸乃竊自幸其言之
不效既又反復以思則恐今日之事未足爲喜而前日之

論猶有可思者也蓋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
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
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
巇已足爲患況居侍從之列乎況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
黨布滿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
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
然一以國家爲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閒於其間無以克
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爲害己
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爲助己而欲親之
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對之
閒小爲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
以爲慮而輕爲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此猶姑以鈞敵
之常勢言之耳況今親疏新舊之情本自不侔忠邪邏逆
之趣又各有在彼已先據必勝之地而挾羣黨以塞要衝
凡一舉手一搖足皆足以爲吾之害下至近習纖人亦或
爲之挾持簡牘關通內外以助其勢而吾乃兀然孤居孑
然特立絕無蚍蜉蟻子之援可與用力於根本之地以覺
上心而清言路其可望以爲公道之助者不能留之踽步
之閒而欲求之千里之外彼方爲主而我方爲客彼方爲
刃而我方爲肉此固天下之危機敗證而又時取彼所甚

惡之人置之不能爲助之處徒益其疑而無補於事愚恐雖能徧起天下之賢人君子置之內外彼亦不必動其聲氣但陰拱而微伺其勢以能害己則便一朐目而羣吠四起使來者或未及門至者或未煖席而已狼狽倉皇奔逝四出矣尙何國事之可圖哉今日之事丞相以爲但去一人班列便無小人臺閣便無異論乎胡不觀於鄭尙書王著作孫司業之遂去而不留袁溫州之已除而中寢此皆誰實爲之也哉以愚觀之但見其操心益危慮患益深而爲祟益甚耳語曰治水不自其原末流彌增其廣又曰射人先射馬擒賊當擒王蓋慮此也去年劉副端初除抗論震動朝野善類相慶而喜獨深憂之今日之勢何以異此伏願丞相試熟計之而亟陰求學士大夫之有識慮氣節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而自腹心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髮邪氣留於其閒然後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天下之事可以序而爲也如其不然則自今以往丞相之憂乃有甚於前日是以熹竊危之而未敢以爲喜也辱知之厚不敢不盡愚惟高明察之抑天下之事固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蚤猶豫留時亦智者所甚懼也今日在我之勢固爲甚危然乘隙疾攻正在此時投機之會閒不容息惟丞相深計而亟圖之則不

惟善類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熹死罪死罪

與陳丞相書

竊聞鈞旆尚留上饒不審幾日遂東所以反覆啓告之方必已有定論矣但熹竊料比來言者指陳闕失白發姦欺不爲不盡而未有開悟之益正坐不正之於本而正之於末不求之於理而求之於事不言所以增崇聖德紀綱政體之意而惟羣小之過惡是攻此其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少者與伏惟高明深察乎此而有以反之庶乎其有以慰天下之望也蓋不惟元老大臣所以告君之體當然顧其理勢攻之於彼不若導之於此之爲易誦眾人之所已言不若濟其言之所不及者之爲切也鄙意如此而不能達之於言不審相公以爲如何數日道閒竊窺日用之妙其忠誠博厚之意蓋盎然溢於容貌詞氣之閒知數年以來所以進德者如此其深且達也以此感物何往不通況吾君之聰明而又助之以海內忠臣義士之心乎願相公益勉旃不幸而不得其言則不可暫而立其位也

與趙尚書書

竊以仲春之月氣候暄和伏惟茂對明恩神人協相台候起居萬福茲者竊聞榮被追詔入長天官夫以尚書望實之隆宜在廟堂參斷國論之日久矣去歲入朝登用在即

而抗論極言不以利害之私少有回屈士論益以歸重而深恨其不少留也乃今幸甚天啓聖心召還故官是蓋將授以政無可疑者有識傳聞交相慶賀蓋不獨爲門下之私喜也然今日之事蓋有甚難於爲力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竊計雅懷於其大者素有定論不待愚者之言矣惟其小者之一二區區鄙懷竊有所疑於平日輒忘僭易而一言之惟高明之垂聽焉蓋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爲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賓門牆勸奬成就已不勝其眾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而之

列位而無事之不就也今日明公之立朝不爲不久而未聞天下有卓然可用之才出於門牆之下自頃出臨藩服而熹始得觀於進退官屬之際則見明公之所與者率多碌碌凡庸睢盱侗以希寸進之流未有以職修事舉爲眾所稱以爲當舉而得之者也而況於其學行醞畜眞有以大過於人者乎今者進位於輔相之列則所資於天下之才者益眾而所進退於天下之才者益重若但以前日進退官屬之尺度取之則熹恐天下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有未厭也時事如此之難明公之任如此之重而所以求助者如此之狹熹雖至愚猶竊爲明公慮之而辱知有

素不敢不及此而一言也伏惟寬宏恕其狂易試加察焉
末由趨拜履舄伏乞以時爲國自重

答汪尚書

熹茲者累日侍行得以親炙竊惟道德純備固非淺陋所
能窺測而於謙虛好問容受盡言之際尤竊有感焉蓋推
是心以往將天下之善皆歸之其於任天下之重也何有
愚恐他日之事常人所不能任者閣下終不得而辭也是
以不勝拳拳每以儒釋邪正之辨爲說冀或有助萬分而
猶恐其未足於言也請復陳之幸垂聽焉大抵近世言道
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
快而於其閒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爲
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
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蓋以多聞博識自爲一事不甚
向上一著與此兩不相關精察其理之所自來卻謂別有
中一事看破則此患亡矣尹和靖所以有此三事理既
未盡而胷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
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
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
後盡格物只是窮理物格卽是理明此乃大學功夫之始
潛玩積索各有淺深非有頓悟險絕處也近世儒者
語此似亦太高矣呂舍人書別紙錄呈彼旣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
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儒者爲此學而自謂有悟者雖
不可謂之懵然其察之亦必不

詳者矣又況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倀倀耳易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密頫毋略密下毋高密淺毋深密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眾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疇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縱言至此亦可謂躐等矣然足以爲難也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爲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亡以異也窮理幽深過也反倫悖理不及也蓋大本既立準則自明此孟子所以知言而詖淫邪遁接於我者皆不能逃其鑒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戒哉可不懼哉愚意如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如或未中理亦乞明賜誨諭將復思而請益焉

答汪尚書

熹不揆愚鄙妄陳鄙見伏蒙高明垂賜誨答反復玩味欽佩無忘然有所疑敢不自竭道在六經何必他求誠如台諭亦可謂要言不煩矣然世之君子亦有雖知其爲如此

而不免於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爲說者曰子之所求於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眞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他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有王務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於彼而徼幸其萬一也然則何必云者正矣而熹竊恨其未嚴也若易必以可儻庶幾乎蓋不必云者無益之辭也不可云者有害之辭也夫二者之間相去遠矣如烏喙食之而殺人則世之相戒者必曰不可食而未有謂不必食而已者也

妄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何如又蒙教諭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來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熹亦未能不以爲疑也蓋司馬歐陽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者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爲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非惡其如此特如此可驗其於吾儒之學無所得而王氏支離穿鑿尤無義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眾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爲諸老先生之所誹詆龜山與胡文定書及答蕭子莊書可見其意矣在今日則勢窮

禍極故其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如易說性命陰陽書之人心道心古史之中一性善老子之道器中和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蘇氏此等議論不可殫擧且據論語則東坡之論見陽貨子由之論彼子西皆以利害言之也其智識才辨謀爲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歡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逃大本如前注中性命諸說多出私意雜佛老而言之性命之說尤可笑嘉嘗辨老子說中一段今以拜呈可見其梗槩矣論事實則尙權謀如陽貨子西事乃以此論聖人可見其底蘊矣衒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慮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爲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恝然而無言也龜山集中雜說數段爲蘇氏發也當時固已慮此矣程氏語錄中論賢良處亦似有所指蓋王氏之學雖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恣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龜山所論梟鶯詩乃其所假以爲號耳若蘇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荊公之嚴其爲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祕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扇縱橫捭闔之辨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義廉恥之爲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

惡拘檢者已紛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爲未必不身爲之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禍以加譏貶至於論道學邪正之際則其辨有在毫釐之閒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貸二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其口而厭其心也狂妄僭率極言至此恐閣下未以爲然胡不取熹前所陳者數書之說而觀之也以閣下之明秉天理以格人欲據正道以黜異端彼亦將何所遁其情哉熹之愚昧幺麼豈不知其力之不足所以慨然發憤而不能已亦決於此而已矣天下豈有二道哉愛學之語見於呂與叔所記二先生語中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故據以爲說從游蓋所尊敬而不爲師弟子之辭故范內翰之於二先生胡文定之於三君子熹皆用此字但二先生於康節誠似太重欲改爲與又似太輕不知別下何字爲當更乞示誨幸甚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然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閒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和靖之言恐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爲不同道之比妄意其然不識台意以爲然否抑康節之學挾摘窈微與佛老之

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汙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因論康節及此并以求教

答汪尚書

別紙諄諄良荷不鄙自頃致書之後方竊悚懼以俟譴訶豈意高明不以爲罪而虛受之此眞憙所敬服歎慕而不能已者幸甚幸甚然所謂一字之失者若推其所自來究其所終極恐其失不但一字而已更望少留意焉則憙之願也濂溪河南授受之際非末學所敢議然以其迹論之則來教爲得其實矣敢不承命而改焉但通書太極圖之屬更望暇日試一研味恐或不能無補萬分然後有以知二先生之於周子非若孔子之於老聃鄒子萇弘也惟是蘇學儒不全而流於詖淫鄒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麤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爲之詘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爲一杯水救一車薪之

火況如蘇子以邪攻邪是東縛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爲爐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熹竊謂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楊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爲正又自以爲是而

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弒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爲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狗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

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詭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而非如來教之云也區區僭越辨論不置非敢自謂工詞古人而取必於然諾實以爲古人致知格物之學有在於是既以求益而亦意其未必無補於高明也

與汪尚書

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煩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

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愚見如此叅蒙教告終不能移也又蒙諭及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祕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書讀其詩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麤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爲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近林黃中自九江寄其所撰祠堂記文極論濂字邊旁以爲害道尤可駭歎而通書之後次序不倫載蒲宗孟碣銘全文爲害又甚以書曉之度未易入見謀於此別爲敘次而刊之恐卻不難辨也春陵記文亦不可解此道之衰未有甚於今日奈何奈何

答汪尚書

伏蒙垂教以所不及反覆再四開發良多此足以見閒居味道所造日深而又謙虛退託不自賢智如此區區下懷尤切歡幸第顧淺陋不足以當誘掖之勤茲爲愧懼耳然竊思之東西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爲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竊意先賢取舍之意或出於此不審高明以爲何如至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閒之語則近嘗思之前此看得大段鹵莽子細玩味方知此序無一字無下落無一語無次序其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蓋自理而言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原也自象而言則即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閒也其文理密察有條不紊乃如此若於此看得分明則即西銘之書而所謂一原無閒之實已瞭然心目之閒矣亦何俟於東銘而後足耶若俟東銘而後足則是體用顯微判然二物必各爲一書然後可以發明之也先生之意恐不如此不審高明又以爲如何太極圖西銘近

因朋友商搉嘗竊私記其說見此鈔錄欲以請教未畢而
明仲之僕來索書不欲留之後便當拜呈也然頃以示伯
恭渠至今未能無疑蓋學者令糊覆冒之久一旦遽欲分
剖曉析而告語之宜其不能入也又蒙語及前此妄論平
易蹉過之言稱許甚過尤切皇恐然竊觀來意似以爲先
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說熹有所不能
無疑也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
心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
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
者也亦謂此耳今日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
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
察秋毫而後睹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道固有
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
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
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
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
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敘秩
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
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檜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
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舊讀明道行狀記其學

行事業紛數千言而卒道其言不過力排釋氏以爲必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後得呂榮公家傳則以爲嘗受學於二程而所以推尊稱美之辭甚盛考其實亦誠有以大過人者然至其卒章而誦其言則以爲佛之道與聖人合此其師生之間分背矛盾一南一北不審台意平日於此是非之際何以處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蓋不容並立而兩存也愚昧無知誤蒙誘進敢褊愚慮庶幾決疑伏望恕其狂易而終教之幸甚幸甚

答張欽夫

蒙示及答胡彪二書呂氏中庸辨發明親切警悟多矣然有未諭敢條其所以而請於左右答廣仲書切中學者之病然愚意竊謂此病正坐平時燭理未明涵養未熟以故事物之來無以應之若曰於事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則是似更於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益甚且又不見事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熹所以不能無疑也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者皆謂此也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爲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

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擎拳豎拂運水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爲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來示又謂心無時不虛安得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今直曰無時不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亦失之太快而流於異學之歸矣若儒者之言則必也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孟子存亡出入之說亦欲學者操而存之耳似不爲識此心發也若能常操而存即所謂敬者純矣純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今也必曰動處求之則是有意求免乎靜之一偏而不知其反倚乎動之一偏也然能常操而存者亦是顏子地位以上人方可言此今以日識得便能守得則僕亦恐其言之易也明道先生曰既能體之而樂則亦不患不能守須如此而言方是擷撲不破絕滲漏無病敗耳高明之意大抵在於施爲運用處求之正禪家所謂石火電光底消息也而於優游涵泳之功似未甚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驚資之不深而發

之太露昜所謂寬以居之者正爲不欲其如此耳愚慮及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

答張欽夫

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旣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卻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

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常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向來之說固未及此而來喻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窮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動中靜涵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喻熹前以復爲靜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便自可見而伊川先生之意似亦如此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此

者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閒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卻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爲重以

義配仁則仁爲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者遂易爲敬雖若完全卻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於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然上兩句次事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呂伯恭

仁說近再改定比舊稍分明詳密已復錄呈矣此說固太淺少含蓄然竊意此等名義古人之教自其小學之時已有自直分明訓說而未有後世許多淺陋元空上下走作之弊故其學者亦曉然知得如此名字但是如此道理不可不著實踐履所以聖門學者皆以求仁爲務蓋皆已略曉其名義而求實造其地位也若似今人茫然理會不得則其所汲汲以求者乃其平生所不識之物復何所向望愛說而知所以用其力耶故今日之言比之古人誠爲淺露然有所不得已者其實亦只是祖述伊川仁性愛情之說但覺得名義稍分界分脈絡有條理免得學者枉費心神胡亂揣摸喚東作西爾若不實下恭敬存養克己復禮之功則此說雖精亦與彼有何干涉耶故卻謂此說正所以爲學者向望之標準而初未嘗侵過學者用功地步明者試一思之以爲如何似不必深以爲疑也自己功夫與語人之法固不同然如此說卻似有王氏所論高明中庸之弊也須更究其曲折略與彼說破乃佳

答呂伯恭

熹所欲整理文字頭緒頗多而日力不足今又方有遠役念念未始一日去心也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

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紹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爲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方多有未曉處不敢彊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候爲高深徵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亨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古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但推之於事或有如此說者耳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就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因來幸以一言可否之

答胡廣仲

伊川先生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

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熹詳味此數語與樂記之說指意不殊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言爾當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僞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眞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眞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閒耳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眞妄是也然須是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若茫然都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緩而不及於事矣至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眞妄言則熹卻有疑焉蓋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卻性字矣記以靜爲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爲性之妙也眞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爲性天下莫不具焉但無妄耳今乃欲幷與其眞而無之此韓公道無眞假之言所以見譏於明道也伊川所謂其本眞而靜者眞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眞則指本體而言靜則但言其初未感物耳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人生而靜只是情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眞以靜狀性也愚意如此未知中否

與范直閣

伏奉賜教獲聞邇日起居之詳慰感亡以諭信後暑雨應候伏惟盛德所臨百神勞相台候萬福熹親宥靡遺未有寸言者伏蒙教諭忠恕之說自非愛予之深不鄙其愚豈肯勤勤反復如此感幸深矣但伏思之終未有契處不敢隱然請畢其詞以求正於左右熹前書所論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別耳孟子之言不可謂以仁義爲有二則熹之言亦非謂忠恕爲有二也但聖賢所論各有所爲而發故當隨事而釋之雖明道先生見道之明亦不能合二者而爲一也非不能合蓋不可合也彊而合之不降高以就卑卽推近以爲遠始倚一偏終必乖戾蓋非理之本然是乃所以爲不一也蓋曾子專爲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子思專爲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所指既殊安得不以爲二然核其所以爲忠恕者則其本體蓋未嘗不同也以此而論今所被教問曲折可以無疑矣不識尊意以爲然否若夫曾子所言發明一貫之旨熹前書一再論之皆未蒙決其可否熹又有以明之蓋忠恕二字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爲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既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也猶天道至敎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爲

道體而判形而下者爲麤迹也此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間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正以道爲無形以日用忽爲麤迹故曾子於此指以示之耳此說雖陋乃程二先生之舊說上蔡謝先生又發明之顧熹之愚實未及此但以聞見之知推衍爲說是以不自知其當否而每有請焉更望詳覽前書重賜提誨不勝幸甚前日諸疑亦望早賜鐫譬俾毋疑爲望將序向熱伏乞爲道保重以須還召區區不勝大願不備

答呂伯恭

自頃謀歸卽無暇暑春問而辱書至三四感慰不可言熹一

旦兩年無補公私而精神困弊學業荒廢既往之悔有不可言者自去年秋冬災傷之後不能求去以及今春遂有江西之命又俟代者至閏月二十七日方得合符而歸以四月十九日至家雖幸息肩又苦人事紛冗老幼病患未能有好況然大槩已是入清涼境界中矣道中看中庸覺得舊說有費力處略加修訂稍覺勝前計他書亦須如此義理無窮知識有限求之言語之間尙乃不能無差況體之身見諸事業哉稍定從頭整頓一過會須更略長進也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多說如此卽只是議論如此卽只是定本熹因與說既是思見如此卽只是議論如此卽只是定本熹因與說既是思

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卻云正爲多是那意見開議論故爲學者之病熹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著那字閒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卻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矣渠雖唯唯然終亦未竟窮也來諭十分是當之說豈所敢當功夫未到則乃是全不曾下功夫不但未到而已也子靜之病恐未必是看久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底意思又是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此如所諭陳正己亦其所詞以爲溺於禪者熹未識之不知其果然否也大抵兩頭三緒東出西沒無提撮處從上聖賢無此樣轍方擬湖南欲歸途過之再與子細商訂偶復蹉跌未知久遠竟如何也然其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他時或約與俱詣見相與劇論尤佳未即承教引領馳情切冀厚自愛重以幸斯人

答趙尚書

四月二十六日熹叩首再拜上覆吏部尚書台座熹久病不得拜書第切馳仰即日淫雨寒涼伏惟論思多暇神人交相台候起居萬福竊聞清蹕已御外朝尚書首奉延訪

忠言至論聳動上心有識傳聞無不感歎但以疇昔所嘗商較者揆之似已太勁切矣豈忠肝義膽得全於天有不可得而抑者抑以論議不齊事功難必而故出此以趨勇退之塗耶以出處語默之常理言之二者誠皆有當然非海內深思遠識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也顧今指趣已聞標的已建而未見幡然聽納之效不審高明又當何以繼此此恐更宜廣詢博訪以善其後未可以便謂無策而付之不可如何也朝士下僚中恐不能無可容訪者願白今以來稍加延納虛心降意採其所長庶乎其有補耳東府復留勢豈能久意其亦必自知如此而姑爲偷安引日之計以媚羣小冀無後災此其爲害又將有不可勝言者尚書與之情義不薄曷若勸之乘此必不能久之勢力言於上極陳安危治亂之機大明忠邪枉直之辨以爲國家久遠之計其濟則宗社之靈生民之幸不濟則與其抑首下心前迫後畏以保此須臾之光景纖芥之榮祿而不能自拔於小人之羣以誤國家以此易彼豈不浩然而無愧悔於心哉但其人自無遠識親狎庸佞全身保妻子之慮深而憂國愛民之念淺恐未必能聽此大度之言耳但尚書既與之厚而不乘此機發此策則於吾之心有不盡者嘗試一言之政使未必能用亦未至於有害又與建白於朝

事體不同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劉德修忽自蜀中寄一書來慷慨振厲略不少衰眞奇士也觀其書意似亦甚悔前日欠人商量失卻事機此眞可太息爾然事變無窮又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人之視己不猶己之視人耶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値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卻全不自覺眞是枉讀了他古人書也熹一春病腳至今未能出入醫藥雜進灸灼滿身殊未見效只今兩脛細腫飲食減少自度非能久於世者所幸小屋略就旦夕可以定居便與世相忘矣向來小報幸是誤傳不然又費分疏愈增罪累耳閩中自得林辛一路已甚幸若象先來更能爲上四州整頓得財賦源流卽更爲久遠之惠但恐其意只如所謂去泰甚者則又失望耳近日此等議論眞全軀保位之良藥而病國殄民之烏喙也無由瞻晤寫此紓鬱切冀深爲人望千萬自重不宣

與留丞相書

昨日伏蒙丞相少保國公降屈威重先辱手書雖以奏記略陳謝悃而語意狂率不知所裁竊意相公必將怒而絕

之則熹因得以伸匹夫之志而相公方且坦懷虛受不以爲忤加賜眞筆眷眷益勤此已出於望外矣至於所乞寢罷誤恩則又未蒙贊可顧以元日奉觴盛禮之次開陳督遣且因書指諭以宜行熹誠狹中不足以窺大人之度然私心猶竊不能無所疑者則以爲此雖足以見相公含垢納污之量屈已下士之誠而未知相公之心以熹前日之事今日之言爲果何如也熹今承命再三固已不敢必於退避但恐衰年精力不足以勝一道之責欲句相公都俞之際委曲一言換一小壘若卽幕謀曹之屬庶幾可以扶曳殘俾承恩指然其所以事相公者則不敢少有毫髮異於前日之心也亦願相公深以前事爲戒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違邇心悅誠服非獨如熹等輩終身服役而不敢有議於萬分矣如其不然則殆不若及其去就之未定而遂其本志之爲愈也干冒鼎鑊恐懼殊深進之退之惟相公之所以命

與留丞相書

熹自少鄙拙凡事不能及人獨聞古人爲已之學而心竊好之久以爲是乃人之所當爲而力所可勉遂委已從事

焉庶幾麤以塞其受中以生之責初不敢爲異以求名也既而閭里後生有相問者因以所聞告之而流傳之誤乃有自遠至者其才之高下質之厚薄雖爲不同然皆以是心至熹不得拒也不謂熹之無狀偶自獲罪於世而詿誤連染上累斯道下及衆賢例得詭僞之名詆以不道之法至有初不相識而橫罹其禍者杜門循習私竊負愧雖欲悔之而厥路無繇矣顧其繼而來者又未忍卻然每對之未嘗不自笑其愚而又憐彼之愚甚於熹也今幸旬月以來各以事歸計亦聞之外閒風色自不敢復來矣垂問之及深感鈞慈風諭保全之意故敢詳布委折昨日李袁州過此能言近事又知僥冒獲附下風之義尤竊自慶幸也

與楊子直書

熹一病沈綿遂不能起今遣人去下致仕文字不知倘及拜受否也世間喻於義者則爲君子喻於利者卽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惟老兄念之

答湯德遠

示諭爲學之意極爲高遠非愚慮所及然未知所論於聖賢之言以何爲據其用力次第果如何此必有親切慤實

可以循序而進者乃爲吾儒之學如其不然恐未免陷於佛老之邪說非熹之所敢知也

答趙子欽

熹數年來有更定舊書數種欲得面論而不可得大抵愚意常患近世學者道理太多不能虛心退步徐觀聖賢之言以求其意而直以己意强賓其中所以不免穿鑿破碎之弊使聖賢之言不得自在而常爲吾說之所使以至劫持縛束而左右之甚或傷其形體而不恤也如此則自我作經可矣何必曲躬俯首而讀古人之書哉不識明者以爲如何

答鄒希呂

示諭銘敘此非有所愛但老病心力衰耗不能盡給四方之求不得不自爲性命計耳鄙性拙直向使可爲卽已爲之何至今日更煩再諭然後作耶況今又經一番悲惱尤覺昏憊決不能辦此且銘重於敘旣已作銘若有餘力何惜於敘而費許多詞說分疏耶誠之若是合下不肯承當卽不應爲希呂移書以其所不欲者施於人若以其重而不敢爲則熹已任其重者矣渠在今日必不容復有詞也恐此未必誠之之意只是希呂不相亮必欲熹自爲之而故爲此說耳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而古之君子不盡人之

歡不竭人之忠所以全交于萬深察乎此言憐其衰老勿
破已成之例以速其就於死地幸甚幸甚

答楊簡卿

久不聞問辱書審聞新正以來侍奉吉慶爲慰又知已遂
書考又得史君薦剡尤以爲喜但所諭趙帥書在吾友妙
年何遽汲汲如此向使前舉未登科不成如今亦要舉狀
關陞也平生不敢爲此故亦不欲以此施之於人不喜人
婉轉爲人求知故亦不欲作此等書反復思之無以應命
但有一言爲贈冀賢者抗志高明有以自拔於流俗乃所
望耳幷伯雖實相愛然似未知所以相愛也

答吳宜之

他說紛紜皆是不肯安於義命之意以宜之才氣若稍加
靜重潛心向學何所不至今乃一味浮躁自立一種苟簡
自恕議論讀之令人腹煩如謂世人習俗薄惡難卒與語
而欲委曲開導之竊詳此意恐自未免於薄惡而難與語
也今日決意登舟無可言者但願更思此言痛自收斂猶
可救得一半若只如前日意思他時之困當有甚於今日
者雖欲悔之不能及也所謂學者舍科舉文字未有可從
事者不知此語何爲而發若如鄙意則科舉文字之外學
者儘有合用力處此賢者所當深念也

答方賓王

閒中想不廢玩索因書時有以見警幸甚幸甚此亦有一二學者然極難得穎悟之質又肯耐煩用力者不絕如綫甚可慮也年來目盲愈甚它病亦多殊憒憒無好況思復見賢者深講所聞而不可得奈何奈何比雖已拜祠官之命然辭職未報尙此憂懼萬一未遂更須力請耳浙中聞頗有船粟可濟民食不知比來氣象復如何外延諸人不易扶持得且如此如鄭補之輩尙可望也向上一節則違方不得而聞矣閒退之人雖不敢復發口然昧畝之憂不能忘也

答黃道夫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若劉康公所謂天地之中所謂命者理也非氣也所謂人受以生所謂動作威儀之則者性也非形也今不審此而以魂魄鬼神解之則是指氣爲理而索性於形矣豈不誤哉所引禮運之言本亦自有分別其曰天地之德者理也其曰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者氣也今乃一之亦不審之誤也詩曰天生烝

民有物有則周子曰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謂
眞者理也所謂精者氣也所謂則者性也所謂物者形也
上下千有餘年之閒言者非一人記者非一筆而其說之
同如合符契非能牽聯配合而强使之齊也此義理之原
學者不可不察

答王欽之

承諭編次程書以類相從此亦用功之一端若求之於此
而驗之於日用思慮作爲之閒玩索操存無所偏廢則窮
理居敬之功交相爲助而兩造其極矣玩物喪志之戒乃
爲求多聞而不切己者發遺書又有不可外面只務汎觀
物理正如游騎無所歸之說亦爲此耳至於義理雖明而
踐履不至者則亦多端或是知之未深或是行之不力或
是氣質之偏有難化處在彼誠爲累德然在我觀之但當
內自警省不使加乎其身而不可以此遽起輕視前輩之
心且疑講學之無益也因下問之及輒效其愚未知中否
有未當者卻望垂諭

答王欽之

所須問目竊謂不必如此但取一書從頭逐段子細理會
久之必自有疑有得若平時汎汎都不著實循序讀書未
說義理不精且是心緒支離無箇主宰處與義理自不相

親又無積累功夫參互考證驟然理會一件兩件若是小
小題目則不足留心擇其大者又有躐等之弊終無浹洽
之功非區區所以望於尊兄者故不敢承命竊聞但願頗
采前說而以論語爲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麤難易
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復玩
味久之必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
未見有看得徹尾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甚可歎論語
二十篇尚不耐煩看得了況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辨
如此長遠功夫耶

答王欽之

來書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
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
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
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接事物之際以克去己私
求夫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淺節之弊則亦何患夫與古
人背馳也若欲盡捨去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
別汎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
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
入齊西入秦耳

答宋深之

熹往者入城幸一再見雖人事悤悤未得款語然已足以自慰矣別後不得奉問積有馳情茲辱惠書獲聞比日侍奉佳慶進學有日新之功尤以忻沃經史諸說足見玩理修辭之意可爲後生讀書之法屬以病目方讀得一二篇其詞意深博而義理通暢甚可喜也異時益求勝己之友相與講明古人爲己之學而力行之則其所進當有不止於此者矣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其曰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爲執中則其爲我不敢爲楊朱之深兼愛不敢爲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閒執其一節以爲中耳故由三聖以爲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卻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至於孔孟言性之異則其說又長未易以片言質然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

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二義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具在方册者今倉司所印遺書卽程氏說而張氏之書則蜀中自有版本不知亦嘗考之否熹自十四五時得兩家之書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舊嘗擇其言之近者別爲一書名近思錄今往一通了翁責沈墨刻亦可見前輩師友源流併以奉寄幸細讀之有疑復見告也令弟叔季詩易之說亦甚詳明區區所望蓋不殊前之云也

答宋深之

示諭知止之說足見留意然所謂止乃萬物各有定理之謂要在格物窮理乃可知之知之不疑然後此心有定而可以應物非强遏而力制之也格物功夫前書已再錄去然亦未盡旦夕當再寫一本去也前本千萬且勿示人看令有疑處乃有進處耳科舉事業初無高論賢者俯就蓋有餘力既知有命之說則日用之間內外本末不須作兩

截看必先了此然後及彼也戴監廟久聞其名講學從容必有至論季隨允升相聚各有何說因來一一錄示庶知彼中進學次第也

答宋深之

示諭大學所疑已悉格物無傳爲有闕文章句已詳言之卒章是推治國之道以平天下文意甚明亦已詳說不知何故尚以爲疑豈讀之未熟耶更宜玩味不厭煩復則自分明矣格物致知是大學第一義修己治人之道無不從此而出終身要得受用豈是細事來諭乃欲不勞而俟其自格一何言之易耶近世學者氣輕質薄不耐持久每以欲速之心懷徼倖躐等之望又有科舉世俗之學以奪其志所以常若有所驅脅迫逐而不暇從容以次乎有成也

答宋深之

所諭大學以格物爲先此得之矣但以致知爲致其所以格物而謂格物爲及人及物之事則似於文義殊未詳也向來寫去大學說其閒固未盡善近已復多改更然其所載程先生說此二處文理極分明又幷功夫節次一時俱盡不知何故看得如此草率竊意此病從平日科舉之學壞了心術致得如此適答子容書已極言之矣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程先生曰爲己者欲得之於己也爲人者欲見知於人也

又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程先生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此是古今學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處切宜審之

答宋深之

示諭爲學之意益以精專而兄弟相勉見於詩什深慰老懷又知更有蘇范諸賢相與切磋尤以爲喜所問持養觀書之說前此講之已詳約而言之持養之方不過敬之一字而讀書則世間無一事是不合知者但要循序量力而進耳五峯之書知言爲精然其開亦不能無小小可議處其他往往又不能及故向來敬夫不欲甚廣其傳今想廣仲之意恐亦有所難言者非靳惜也南軒文此間鏤版有兩本其一熹爲序者差不雜黃州亦有官本篇帙尤多然多是少作可恨也此開本無見存者不及寄去後得之當別附便耳然讀書要須辨得精麤得失乃於己分有益若但汎然看過即枉費功力矣韓子於道見其大體規模極分明但未能究其所從來而體察操履處皆不細密其排佛老亦據其所見而言之耳程先生說西銘乃原道宗祖此言可以推其淺深也近似之說固應辨析以曉未悟然須自見得己分上道理極分明然後可以任此責如其未然而欲以口舌校勝負恐徒起紛競之端而卒無益於道術之明暗也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爲

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況異端邪說日增月益其出無窮近年尤甚蓋有不可勝排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澤之容之不及別狀意不殊前相望數千里會見無期惟千萬力學自愛

答宋容之之汪

所諭讀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蓋緣平日讀書只爲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暇子細慣得意思長時忙迫凡看文字不問精麤一例只作如此涉獵如東坡易解乾卦中處數章及穎濱解孟子浩然之氣處皆是此類無一字成言語今當深以此事爲戒洗滌淨盡別立規模將合看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且看一

書一日隨力且看一兩段俟一段已曉方換一段一書皆畢方換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只如所論大學以正心誠意爲本此便是不子細處且請考試經文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何者爲先後耶其他如好樂苟善不害於正之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說敬必以誠爲先之說亦互有得失但終是本領未正未容輕議便使一一剖析將去亦恐未必有益可且就此三四義上子細思索勿正心即

更看古注及諸先生說後便見諭爲佳就此反復殊勝汎
論也大抵科擧之學誤人知見壞人心術其技愈精其害
愈甚正恐前日所從師友多是只得此流今以上來諸說
求之則比所聞於石鼓者恐亦未免於此也

答朱澤之

大抵今之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使心不寧靜不
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能察其界限
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取捨之所宜所以誦讀雖博
文詞雖工而祇以重爲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
爲學之方耳向者蓋亦屢嘗相爲道此然覺賢者意中未
甚明了終未免以文字言語爲工夫聲名利祿爲歸趣今
以所述事狀觀之亦可驗其不誣矣若諸賢者果以愚言
爲不謬則願且以定省應接之餘功收拾思慮完養精神
暫置其所已學者勿令洶湧鼓發狂鬧卻於此處深察前
所謂古今之學義利之間粒剖銖分勿令交互則其輕重
取舍之極自當判然於胷中不待矯拂而趣操自分聖學
之門庭始可以漸而推尋矣此是學者立心第一義此志
先定然後修己治人之方乃可決擇而修持耳人還無以
爲意臨漳所刻諸書十餘種謾見遠懷書後各有題跋見
所爲刻之意近思錄比舊本增多數條如買櫝還珠之論

尤可以警今日學者用心之繆家儀鄉儀亦有補於風教幸勿以爲空言而輕讀之也

答林德久

目盲益甚他疾亦浸劇辭免未執且爾杜門無足言也新齋已略就而學子至者終少難得穎悟可告語篤信肯用力之人兀坐殊憒憒耳賢者敷學之功當日有緒見讀何書有可商量者便中示及一二爲幸

答林德久

示諭進學之意甚善此善從事於此自當有味但畏閉斷不接續爾然續與不續其機亦在我而不在人也

辱書備知學問之志甚善甚幸杜門獨學與周旋師友之間學之難易固不同矣然其用力實在於我非他人所能代也況彼中朋友以書來者已自數人切切偲偲相觀而善似亦不可謂之全然無助者更在勉力而已

答楊深文

示諭自愚柔懦不立而欲務於寬大含容此正以水濟水之謂也前此所以奉告但欲賢者日用之間不昧此心更於應接事物處各求其理之所在則喜怒哀樂自無偏倚而皆中節矣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答趙昌甫

斯遠殊可念吾人當此境界只有固窮兩字是著力處如其不然即墮阬落塹無有是處矣尤是文士巧於言語爲人所說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已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僅有之爲可貴也

答魏元履

比來觀何書大抵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行舍藏之閒隨所遇以安之和靖先生云如霽則行如潦則休此言有味也三哥失解能自遣否後生所慮學不足身不立爾得失區區何足深介意也

答劉君房　元城之孫

先正忠定公有德有言沒而不朽百世之下聞者興起而憙之外舅聘士劉公嘗得親見而師承之憙少時猶及竊聞其餘論於忠定公之言行志節詳矣是以雖不得及其門牆而想望其聲容猶若相接不止於今世紙上所傳而已也今辱惠書乃知其後人所以繼業承家之意如此而所以見顧者又甚厚非淺陋之所敢承也但來諭頗以未有世其祿者爲憂此則賢者慮之過矣先德遺風具在方册有能誦其言行其行不替其志節則所以世其家者孰大於是彼區區之外物何足道哉又承類次遺文已就篇

帙見使爲之序引以傳來世此則又豈晚生妄意所敢幾及但顯亟遂鋟木傳之其人使熹與有聞於大體之純全則爲幸甚矣

答呂侁

惠書甚慰所守審如是足下之所存誠遠且大非熹所能及也顧不能不以貧自累而求有以得於人則足下之忍其大而不忍其細又非熹之所能知也抑熹之官於此祿不足以仁其家而無以副足下之意敢以所聞爲謝冀足下之堅其守也貧者士之常惟無易其操則甚善

與黃子耕

祭禮極難處竊意神主惟長子得奉祀之官則以自隨影像則諸子各傳一本自隨無害也支子之祭先儒雖有是言然竟未安向見范丈兄弟所定支子當祭旋設紙榜於位祭訖而焚之不得已此或可采用然禮文品物亦須少損於長子或但一獻無祝亦可也

答黃子耕

熹數年來疾病日侵患難交至氣血凋瘁大非往時之比來日無幾甚思與四方士友幷力切磋以求無負師傳之託而不可得每一念之徒增永歎而已子耕近日所用工處頗得力否向時說得致知兩字亦頗散漫望更思之復

以見諭也

答黃子耕

新除甚佳闕亦不遠否但聲利海中溺人可畏耳前書所謂格物主敬者甚善但主敬方是小學存養之事未可便謂篤行須修身齊家以下乃可謂之篤行耳日用之間且更力加持守而體察事理勿使虛度光陰乃是爲學表裏之實近至浙中見學者工夫議論多靠一邊殊可慮耳

答黃子耕

病中不宜思慮凡百可且一切放下專以存心養性爲務但加跏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自溫煖卽漸見功效矣

答黃子耕

兩書皆領所云云何不安之甚今日仕宦只是如此旣未免出來只得忍耐勉其力之所及而已日用之間更看自家分內許多道理甚底是欠闕底隨處操存隨處玩索不妨自有餘樂何至如此焦燥耶所聞豈有是事政使有便遭貶責亦是臣子之常分但恨力不及耳

答黃嵩老

大抵人情苦於猶豫多致因循一向嬾廢今但心所欲爲向前便做不要遲疑等待卽只此目下頃刻之間亦須漸

見功效矣年運易往時不待人況中歲以後尤宜汲汲也

答黃令裕

示諭道之大本未有眞見之期此只是急迫之病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久當自見然亦須是虛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得若一向如此急迫則方寸之閒躁擾不寧終無可得之期矣

答黃令裕一作黃敬之

所諭日用工夫甚親切但更就此勉力爲佳然書策亦不可廢若一向如此又恐偏枯別生病也左氏之說未暇及此若論當讀之書何止左氏但朋友只看論語孟子已無餘力何暇更及他書也

答孟艮夫　酢

示諭爲學之意甚善但伊洛垂訓以持敬爲先此要切之語若不於此處立得根本卽讀書應事思惟計度徒成紛擾卒無歸宿之地若能於此用力則動靜之閒無適而不爲學矣有書數冊託茂實送學中與諸生共之能往一觀當有益也聞當路有奉薦者足見公論之不泯甚慰然更深其本以須時用乃所望耳

答趙恭父　師

惠書得聞爲學之志固已幸甚又觀所論條目甚詳皆學

者通患願非親曾用力不能知耳大抵只是主敬功夫不
至致得閒斷但日用閒常自提撕勿令昏惰則久久自長
進矣

答王季和

別幅之諭具悉至意嘗謂道之在人初非外鑠而聖賢垂
訓又皆懇切明白但能虛心熟讀深味其旨而反之於身
必有以信其在我而不容自已則下學上達自當有所至
矣但讀書不可貪多今當且以大學爲先逐段熟讀精思
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如此庶易見功久久浹洽
通貫則無書不可讀矣

答趙民表

古人之學以致知爲先而致知之方在乎格物所謂格物
云者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尚論古人別其
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格物之事也格物知至
則行無不力而遇事不患其無立矣然欲從事於此要須
屏遠外好使力專而不分則庶乎其進之易耳

答呂紹先

示諭所以持守門戶不妄取予之意甚慰所望更冀勉旃
以承先訓地遠無以致區區此意不敢不盡也

答陳嘉

辱書甚厚但所謂先知先覺則今世自有慨然任其責者而熹非其人也所謂爲學之意亦甚善顧此乃終身事業非可索於咄嗟指顧之間者但當循序講明著實持守不令日用之間少有間斷如是久久當自得之不當較計功程如世之出學錢商子本者之營營也

答姚揆一云答盧粹中

承問及爲學之意足見志尚之遠甚慰甚慰蓋嘗聞之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麤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

幸試思而勉之幸甚幸甚

答孫吉甫

德粹之來遠辱惠書雖未識面然足以知賢者之志矣所諭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豈他人所得而與於其間哉然此亦或有說焉不明於理而徒欲救其偏亦恐矯枉之過而反失乎中也故古人之學雖不急於自修而讀書講學之功有所不廢蓋不如是無以見夫道體之全而審其是非邪正之端也未由相見幸且勉力

答汪會之

所寄大學愧煩刊刻跋語尤見留意千聖相傳門戶路徑不過如此前世儒者未嘗熟讀而深求其意故所以爲學者不知出此而墮於記誦文詞之末其好高者又轉而入於老子釋氏之門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人才少風俗衰也但今雖幸略窺大旨然循其事而實用力焉亦恨未能到得古人地位所以每欲推之以語同志而求其輔仁之助於今乃得吾會之於中表開豈不幸甚更願益深考之而實從事焉使其次第功程日有可見之驗則其進步自不能已矣

答或人 一云與余正甫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胷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胷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則自得後須放開不然卻只是守此言既自得之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得纔方是守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

之又卻須放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答劉君度

來書深以不得卒業於湖湘爲恨此見志道之篤然往者以齒齒之嫌而緩於請益亦太不勇矣彼自干名我自講學彼亦安能浼我耶三千之徒豈皆確然爲道而來若以自附爲嫌則顏曾之流亦且不屑於孔氏之門矣豈不誤哉所論主敬之說固學者之切務然此亦要得講學窮理之功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著力若於聖賢之言有所忽略不曾逐句逐字子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卻如何捺生硬做得成如所謂齊心致敬於平旦之頃以求理之所在者亦恐徒勞而無補也古人之學欲其造次顛沛之不離今乃獨求之平旦之頃則其他時節是勾當甚事耶所論濂溪見處亦恐未然濂溪所見正爲與異端不同故立言垂教句句著實如此若如此論卽是所見一般但此公而彼私此大而彼小耳且既有公私大小之不同則其所同者又何事耶凡此皆恐未易遽論要當降心遜志且就讀書講學上子細用功久之自有見處也

義理細密直是使麤心看不得乍看實似繁碎久之純熟貫通則綱擧目張有自然省力處向見論事文字綱領不甚分明今乃知其病之在此也僭易及之千萬照亮

答或人

示諭爲學次第甚慰所望果能充此聖賢門戶眞可策而進矣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爲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罵將去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卻不知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

同治五年重修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朱子文集卷之五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鵬濤瀚秋覆校
閩縣曹鍾禧穎夫分校
閩縣薛謙玉雲谷分校

朱子文集卷之六

門人　蒲編訂　受業諸子仝校

儀封張伯行孝先

答林德久

所諭日用功夫甚慰所望但云一著力便覺多事此恐未然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閒本不須大段著力然又不可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若如此論竊恐非晚定須別求捷徑矣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閒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後書所疑不知後來看得曉然未耶熹嘗愛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

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個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裹面包得四者今人卻爲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欄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答劉朝弼

承示以文編感相與之意甚厚讀之三日未得其所以然故敢布之左右熹聞之君子之於學非特與今之學者並而爭一旦之功也固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然後可與語學矣夫將求至於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則非規撫綴緝之所能就其必有以度越世俗庸常之見而直以士人之事自期然後可得而至也夫古人之學何爲哉

致知以明之立志以守之造之以精深充之以光大雖至乎聖人可也不出乎此而營營馳騁於末流竭精慮思惟僅夫詰曲藏之不富誦說之不工雖日能之非吾之所謂學也蓋循乎古人之事上之可以至聖賢之域下之可以安性命而固貧窮得時而行亦何所不利哉由今之所爲極其效足以與今之爲士者並而爭一旦之功其得與失又未可知也心存得失非棄學與故足下之患患知之不明志之不果造之未至乎剛大而已蓄藏之不富誦說之不工則君子不患矣僕之所聞如此故於足下之文詞義之閒不知所以裁惟足下有以亮之

答常鄭卿

聞學中諸事漸有條理尤以爲喜學校規矩雖不可無亦不可專恃須多得好朋友在其閒表率勸導使之有鄭慕之意則敎者不勞而學者有益今得擇之復來則可因之以招致其餘矣鄙意又恐更須招致得依本分識道理能作舉業者三數輩參錯其閒使之誘進此一等後生亦是一事但此須緩緩子細圖之恐其閒有趨向不同反能爲害則不濟事也頃年又見黃叔張在此作教官時敎小學生誦書旬日一試如答墨義然立定分數考察去留似亦有益

答或人

前賢之說雖或煩穴反晦經旨然其源深流遠氣象從容實與聖賢微意泯然默契今雖務爲簡潔然細觀之覺得卻有淺迫氣象而玩索未精涵養不熟言句之間麤率而礙理處卻多有之尹和靖嘗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深有味也近方見此意思若更得數年閒放未死當更於閒靜中陶汰之庶幾內外俱進不負平日師友之訓但恐無復此日耳龜山立言卻似有意於含蓄而不盡遂多假借寄託之語殊不快人意聖賢之言則本是欲人易曉而其中自然有含蓄耳

答孫仁甫

奉告反復其詞又知賢者英邁之氣有以過人而慮其不屑於下學且將無以爲入德之階也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閒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傾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惟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爲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閒致其下學之功讀書

窮理則細立課程耐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麤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終恐徒爲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

答黃子耕

時事傳聞不一然亦未知是否衰病閒散既無所效其區區亦不敢深問也示諭且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他書此意甚善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得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胷之閒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閒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慾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麤淺本欲多知多能下稍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至於作無益語以本心正理揆之誠是何補於事但人不作自己功夫向外馳走便見得此等事重若果見得自己分上合做底事千條萬端有終身勉勉而不能盡者則亦自當不暇及此矣

答許景陽

一別十載彼此皆非復往時矣近見槐陰問答覺得所論皆太寬緩此非言語之病乃是用功處不緊切耳來書所論未發之中恐不如此似看得太過了只是此理對惡而言則謂之善對濁而言則謂之清對四旁而言則謂之中初非有二物但惟聖人爲能全之以致其用衆人則雖有而不能自知是以汨於物欲而亂之耳曾子之說似亦未然嘗謂夫子此機如決積水於千仞之壑故當時曾子一聞便透更無疑滯若如所諭則夫子方是教他曾子漸次消磨曾子元未及下功夫如何便應得箇唯字也此等處且宜盡心玩味不可輕易立說也

答胡季隨

所示諸說似於中庸本文不曾虛心反覆詳玩章句之所絕文義之所指尚多未了而便欲任意立說展轉相高故其說支蔓纏繞了無歸宿莫若且就本文細看覺得章斷句絕文理分明即聖人指意所在與今日用力之方不待如此紛拏辨說而思已過半矣恭叔所論似是見熹舊說而有此疑疑得大槩有理但曲折處有未盡耳當時舊說誠爲有病後來多已改定矣大抵其言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不睹

不聞與獨字不同乃是言其戒懼之至無適不然雖是此等耳目不及無要緊處亦加照管如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非謂所有聞見處卻可闊略而特然於此加功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至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原又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觀兩莫字即見此處是念最是緊切尤不可不下工加省察然亦非必待其思慮欲萌而天理人欲之幾全體工夫既無間斷即就此處故於全體工夫之中就此更處略加提撕便自無透漏也此是兩節文義不同詳略亦異前段中閒著是故字後段中閒又著故字各接上文以起下意前段即卒章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後段即卒章所謂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文義條理大小甚明從來說者多是不察將此兩段只作一段相纏說了便以戒愼恐懼不睹不聞爲謹獨所以雜亂重複更說不行前後只是麤疎過了子細理會便分疏不下也又季隨云純熟未易言也此語恐有病蓋季隨意閒常說工夫極至之地窮高極遠決然是不可到如中閒熹說讀書須是精熟季隨便云須如文定之於春秋方是純熟今豈易及亦是此意夫謂工夫極至之地如此之高如此之妙則是矜己之獨能知此而以他人爲不知也以爲人不可到則是己亦甘自處於不能也如此則此講論皆是且做好話說過其與自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者雖若有閒然其實亦無以大相

遠矣不除此病竊恐百事放倒都不到頭非是小失幸深省而痛矯之也又云方其未至純熟天理何嘗不可見乎此又不看本文本意而逞快鬬高隨語生說之過夫中庸本意欲人戒謹恐懼以存天理之實而已非是教人揣摩想象以求見此理之影也伯壽下一見字已是有病季隨又更節上生枝更不復以純熟自期只是就此未純熟處便見天理不知見得要作何用爲說至此去本日遠以言乎經則非聖賢之本意以言乎學則無可用之實功如此講論恐徒紛擾無所補於聞道人德之效也其他小節各具於所示本條之下幸更與諸君評之也

答孫季和　應時

所諭平生大病最在輕弱人患不自知耳既自知得如此便合痛下功夫勇猛舍棄不要思前算後庶能矯革所謂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者也明善誠身正當表裏相助不可彼此相推若行之不力而歸咎於知之不明知之不明而歸咎於行之不力卽因循擔閣無有進步之期矣他論數條亦所當講別紙奉報幸并詳之檃栝程書豈所敢當當時諸先達蓋嘗有欲爲之而未果者然自今觀之卻似未爲不幸況後學淺陋又安敢議此乎子約漢唐之論在渠非有私心然亦未免程子所謂乃邪心者卻是敎壞後生

此甚不便近年以來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修己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著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無人處私語密傳以爲奇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不知子約還知外面氣象如此否耳

答諸葛誠之

示諭競辨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寘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諭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然吾人所學喫緊著力處正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閒耳如今所論則彼之固激而起者於二者之閒果何處也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閒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常竊笑以爲正使眞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今因來諭輒復陳之不審明者以爲如何耳

自整頓惺惺了了卽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蒙
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如何因風錄示或可以警所不逮
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
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深沈
詳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爲有補若只草草領略就名數
訓詁上著到則不成次第

答項平父

錄寄啓書尤以愧荷稱許之過皆不敢當但覺難用兩字
著題耳至論爲學次第則更儘有商量大抵人之一心萬
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

答項平父安世

示諭此心元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時常
常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爲學之方周徧詳密
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則只恃一箇
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麤
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爲善學
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
作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
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攖拏
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

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卻爲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爲此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略無毫髮近似聖賢氣象正坐此耳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卽事卽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眞此理之正而於世閒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若如來諭乃是合下只守此心全不窮理故此心雖似明白然卻不能應事此固已失之矣後來知此是病雖欲窮理然又不曾將聖賢細密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而便務爲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學故於理之精微既不能及又并與向來所守而失之所以倀倀無所依據雖於尋常淺近之說亦不能辨而坐爲所惑也夫謂不必先分儒釋者此非實見彼此皆有所當取而不可偏廢也乃是不曾實做自家本分功夫故亦不能知異端詖淫邪遁之害茫然兩無所見而爲是依違籠罩之說以自欺而欺人耳若使自家目前曾做得窮理功夫此豈難曉之病耶然今所謂心無不體之物物無不至之心又似只是移出向來所守之心便就日閒所接事物上比較耳其於古今聖賢指示剖析細密精微

之蘊又未嘗入思議也其所是非取舍亦據已見爲定耳又何以察夫氣稟之偏物欲之蔽而得其本心正理之全耶便謂存誠愈固養氣愈充吾恐其察之未審而自許過高異日忽逢一夫之說又將爲所遷惑而不能自安也中間得葉正則書亦方似此依違籠罩而自處甚高不自知其淺陋殊可憐憫以書告之久不得報恐未必能堪此苦口也大學章句一本謾往其言雖淺然路脈不差節序明審便可行用幸試詳之

答項平父

所論義襲猶未離乎舊見大抵既爲聖賢之學須讀聖賢之書旣讀聖賢之書須看得他所說本文上下意義字字融釋無窒礙處方是會得聖賢立言指趣識得如今爲學功夫固非可以懸空白撰而得之也如孟子答公孫丑問氣一節專以浩然之氣爲主其曰是集義所生者言此氣是積累行義之功而自生於內也其曰非義襲而取之也言此氣非是所行之義潛往掩襲而取之於外也其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者言心有不慊卽是不合於義而此氣不生也是豈可得而掩取哉告子乃不知此而以義爲外則其不動心也直彊制之而頑然不動耳非有此氣而自然不動也故又曰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然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卽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
卽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
卻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
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
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實而
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
閒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
故於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之暴悍
狂率無所不至其所慨然自任以爲義之所在者或未必
不出於人欲之私也來諭敬義二字功夫不同固是如此
然敬卽學之本而窮理乃其事亦不可全作兩截看也洪
範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不知曾子細看否先儒訓皇極
爲大中近聞又有說休極爲存心者其說如何幸推詳之
復以見告逐句詳說如注疏然方見所論之得失大抵爲
學但能於此等節目處看得十數條通透縝密卽見讀書
凡例而聖賢傳付不言之妙皆可以漸得之言語之中矣

答郭希呂

示諭所以居家事長之意甚善甚善此事他人無致力處
正惟自勉而已但謂學問大端不敢躐等言之則鄙意有
所未曉者夫學問豈以他求不過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

但其功夫所施有序而莫不以愛親敬長爲先非謂學問自是一事可以窺之度外而姑從事於孝友之實也故熹竊願昆仲相與深察此意而講於所謂學問之大端者以求孝弟之實則閨門之內倫理益正恩義益篤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若以學問爲一大事不可幾及而汲汲然徒弊精神於科舉文字之間乃欲別求一術以爲家庭雍睦悠久之計竊恐天理不明人欲橫生其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慮不可勝防者不審賢者以爲何如

答郭希呂

來諭縷縷似未悉前後鄙意者蓋人心有全體運用故學問有全體工夫所謂孝弟乃全體中之一事但比他事爲至大而最急耳固不可謂學者止此一事便了而其餘事可一切棄置而不問也故聖賢教人必以窮理爲先而力行以終之蓋有以明乎此心之全體則孝弟固在其中而他事不在其外孝弟固不容於不勉而他事之緩急本末亦莫不有自然之序苟不明此則爲孝弟者未免出於有意且又未必能盡其理而爲眾事之本根也今以六經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諸書考之可見矣希呂自謂多病故不能精思博學而姑用力於其所及則固已爲自棄而猶可諉曰近本若遂以爲孝弟之外更無學問則其繆見甚矣

且誠多病而不能精思博學矣則又曷爲而苦心竭力以從事於科舉之文耶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雖日不厚於利而薄於義吾不信也希呂其更思之書院規模且隨事隨力爲之卻就事實上考察整理方見次第不須如此預先安排記文扁榜尤是外事但此等意思卽見浮淺外馳之驗若於學問全體上切已處用得工夫卽氣象自當深厚宏闊矣太極西銘通書各註一本試熟讀而思之亦求理之一端也大抵學者不可有放過底事久之不已雖無緊要功夫亦有得力處也

答時子雲

來諭滿紙深所未諭必是當時於此見得太重所以如此執著放捨不下今想未能遽然割棄但請逐日那三五分功夫將古今聖賢之言剖析義利處反復熟讀時時思省義理何自而來利欲何從而有二者於人孰親孰疏孰輕孰重必不得已孰取孰舍孰緩孰急初看時似無滋味久之須自見得合剖判處則自然放得下矣捨此不務紛紛多言思前算後展轉纏縛一生出不得未論小小得失政使一旦便登高科躋顯官又須別有思量擘畫終不暇向此途矣試思之如何向編近思錄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便已栽

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令人痛恨也

答王伯禮洽

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至艮以藏之以前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卽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詞也如卦變圖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爲自彼卦而來耳非眞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注說賁卦自泰卦而來先儒非之以爲乾坤合而爲泰豈有泰復變爲賁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要在看得活絡無所拘泥則無不通耳

易中先儒舊法皆不可廢但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類未及致思耳卦變獨於彖傳之詞有用然舊圖亦未備頃嘗修定今寫去可就空處填畫卦爻而以彖傳考之則卦所從來皆可見矣然其間亦有一卦從數卦而來者須細考之可以見易中象數無所不通不當如今人之拘滯也

答趙幾道　淵

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逞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爲此也向來正以

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爲矛盾亦厭繳紛競辨若可羞者
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略見天
理髣髴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
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
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
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墜卵見坑中
亦是一事耳

答劉仲則　癸

示諭學問之道不專在書冊而在持身接物之閒理固如
此然便全舍去書冊不復以講學問辨爲事則恐所以持
身接物之際未必皆能識其本原而中於機會此子路人
民社稷何必讀書之論所以見惡於聖人也試以治民理
事之餘力益取聖賢之言而讀之而思之當自覺有進步
處然後知此言之不妄也大學章句一通謹奉致思之地
大抵讀書惟虛心專意循次漸進爲可得之如百牢九鼎
非可以一嘬而盡其味也

答黃冕仲

所論爲學功夫甚善但若果是見得日用周旋無非至善
則亦不必大段著力把捉卻恐迫切而反失之但且悠悠
隨其所向便是持守久之純熟自見次第矣讀書且就分

明處看覷涵泳不必過爲考索久之浹洽自然通透也向說小善不足爲重輕非是以小善爲不足爲但謂要識得大體有用功處不專恃此爲本領耳善之所在卽當從之固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

答沙縣宋宰南强

跧伏山間聽於道塗與凡士友之言具知政績之美竊謂今之爲吏者捄過目前不得一意於撫摩之政久矣乃知執事者出乎其閒民不告勞而官無廢事是可尚已如聞當路頗已相知更願益修其在我者其實旣大則其聲愈閎將不可揜政不必有意於其閒也

答李守約閎祖

讀書之法無他惟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爲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率爲穿鑿便爲定論或卽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所說持敬工夫恐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但只大綱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致妄動凡所營爲無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爲持敬哉

答葉正則

向來相見之日甚淺而荷相與之意甚深中閒寓舍並坐移晷觀左右之意若欲有所言者而竟囑嘱不能出口前後書疏往來雖復少見鋒穎而亦未能彼此傾倒以求實是之歸但見士子傳誦所著書及答問書尺類多籠罩包藏之語不惟他人所不解意者左右亦自未能曉然於心而無所疑也世衰道微以學爲諱上下相徇識見議論日益卑下彼既不足言矣而吾黨之爲學者又皆草率苟簡未曾略識道理規模工夫次第便以己見揣量湊合撰出一般說話高自標置下視古人及考其實則全是含糊影響之言不敢分明道著實處竊料其心豈無所疑只是已作如此聲勢不可復謂有所不知遂不免一向自瞞強作擔荷且要如此鶻突將去究竟成就得何事業未論後世只今日旁觀便須有人識破未論他人只自家方寸如何得安穩耶如來書所謂在荊州無事看得佛書乃知世外壞奇之說本不能與治道相亂所以參雜辨爭亦是讀者不深考爾此殊可駭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話也中閒得君舉書亦深以講究辨切爲不然此蓋無他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切端的不容有毫釐之差處故作此見耳欲得會面相與劇談庶幾彼此盡情吐露尋一箇是處大家講究到底大開眼看覷大開口說話分明去取直截剖判不

須得如此遮前掩後似說不說做三日新婦子模樣不亦快哉孟子自許雖行霸王之事而不動其心究其根原乃只在識破詖淫邪遁四種病處今之學者不惟不能識此而其所做家計窠窟乃反在此四種病中便欲將此見識判斷古今議論聖賢豈不悞哉相望千里死亡無日因書聊復一言不審明者以爲如何然勿示人恐又起鬧無益而有損也

答方賓王

所論易傳无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此心既存爲無邪心而必以未免分擾敬不得行然後爲有妄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

答方賓王

前書所論大學論語大槩皆得之但大學次序亦謂學之本末終始無非已事但須實進得一等方有立腳處做得後段工夫眞有效驗爾非謂前段工夫未到卽都不照管後段而聽其自爾也聞道方是理會得爲人底道理從此實下功夫更有多少事豈可便謂都無餘事但到此地卽所見不差眞有廣居可居正位可立大道可行向上自然有進步處耳

答方賓王

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閒正當底意思便以爲本心之妙不過於是擎拳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閒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所以爲其學者於其功夫到處亦或有小效驗然亦不離此處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眞不可以不戒

答李濱老　呂

熹愚陋無聞於世足下不鄙辱貺以書甚盛禮也熹少好讀程氏書年二十許時始得西山先生所著論孟諸說讀

之又知龜山之學橫出此枝而恨不及見也既而得從何兄叔京游乃知足下蓋得其家傳者是時家居西距高隱不能甚遠而以事牽不得一往質其所疑徒日往來於心不忘也不謂此來各去其家數百里之外乃承惠音許以臨辱奉讀驚喜不可言既又聞以微疾東轅爲之悵然累日也示諭向來爲學之意有以知家庭授受之要感歎無已蓋竊嘗病今世學者幸得諸老先生爲之先倡指示要途以趣聖賢之域而不能自淺及深自近及遠循序以進或乃探測幽微馳騖於言意之表以是徒爲談說之資而卒無所得於造理行事之實其幸不至於中道而廢者則必流於老佛之歸而不悟今足下之學之傳遠有端緒其必有以異於此者顧恨未得面叩其詳耳通鑑之書頃嘗觀考病其於正閏之際名分之實有未安者因嘗竊取春秋條例稍加檃栝別爲一書而未及就衰眊浸劇草稾如山大懼不能卒業以爲終身之恨今聞足下亦嘗有所論著又恨其未得就正以資博約之誨也廬阜固爲東南雄麗奇特之觀而又有陶靖節祖孫劉西澗父子之遺風濂溪暮年嘗守其地而西山舅氏陳忠肅公亦嘗謫居焉今老儒生猶有及見之者然前此未嘗有留意者區區此來適會學官楊君訪得西澗遺象與元祐李公擇尚書並祠

於學因與復議并取靖節忠肅及西溯之子祕丞公合而祠之更立濂溪之祠於其右配以程氏二夫子焉陶公有醉石在郡西北數十里所謂栗里者也劉公之墓在西門外荒草中幾無復知其處者今皆作亭以表之以來教之語及之知足下之有意乎此也故并以告想聞之亦為一太息也叔京進德未已遂為古人每一念之潛然出涕往時見其遺稾有與足下往來詩句竊計傷惜之懷不減於此不獨為姻戚之好也端明黃公盛德高年中閒一病亦甚可駭今聞其已能步履豈弟君子神明所扶固當如此抑亦見其平日持養之功矣凡此皆因來教之及所欲為足下言者蓋不止此也來使還自九江撥冗修復草草幸察不宣

與汪伯虞

正月十一日同郡朱熹頓首復書伯虞茂才鄉丈執事熹之外家於門下有姻婭之好而執事丈人行也久客閩中未獲一見獨幸從親故閒講聞聲譽之美差以自慰茲承不鄙遠致長書禮意既隆而所以稱道期許之者又過其實熹不敢當也示諭尚書金公名堂之意俾得贊一詞焉幸甚幸甚金公亦先友也熹頃歲嘗獲拜之臨安俯仰十有七年矣三復來誨若復得望見其衣冠而聞其謦欬者

甚矣金公之厚於執事而所以相告者之切而當也邕州使君往見張荆州呂著作皆稱其才今讀記文又有以見其所存者益恨未得一聽議論之餘也顧二公之意所以望於執事者皆非他人所能與獨在明者精擇而力行之耳況如熹之淺陋其又將何以辱禮命之勤哉加以拙疏乍親吏事公私倥傯日不暇給尤覺荒謬不能一吐胷中所欲言者因風敬謝先辱旦夕儻得脫此羈靮歸臥田閒呻吟之暇乃當有報執事耳惠墨甚富且珍未有以報此閱石刻各往一通幸視至未有承晤之日正惟進德自重慰此願言不宣

答方耕道

開諭詳悉足見進學不倦之意以左右明敏彊毅之資厲志於此何患於不得然以愚見論之詞氣之閒似猶未免迫急之人於所謂平心和氣寬以居之者恐未有得力處也願更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閒立規程深務涵養毋急近效要以氣質變化爲功若程夫子所謂敬者亦不過日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而已但實下功夫時習不懈自見意味不必懸加揣料著語形容亦不可近捨顯然悔尤預憂微細差忒也其他尙多有可論處來書偶留墳庵不能盡記曲折然其大槩亦具此矣大抵學問之道

不敢自是虛以受人乃能有益若一有所聞便著言語攙挂過去則終無實得矣

答曾致虛

所論誠敬之說甚善但欽夫之意亦非直謂學者可以不誠蓋以爲既日持敬便合實有持敬之心不容更有不誠之敬必待別著誠字然後爲誠也大抵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爲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所錯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願

雜然心目之間又將何所擇而可乎鄙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何如願於日用閒一驗其實因風語其可否焉

答黃商伯

熹自少日幸蒙師友之訓得窺聖學門戶退與朋友講之聞而信者固多然能終始用力而不爲中道之廢者甚少況年大官達則其忽焉忘之者益以速矣區區以此每深憂之恐先師傳付之旨至此而遂絕之今得來問每以此事爲念而其論說亦多與鄙意合乃知此道猶有望也幸甚幸甚如前時所論仁義禮智之說此是去年信州發來書今者所論讀易之說眞無欲之說皆平正精切非一槩悠悠之論

月年亦過中而更閱世故又已多矣乃能切切用力於此愈於年少新學之爲者是可尙已更望勉旃有以卒副所望則又大幸之甚也熹百拜

答詹元善

雅聞左右才雋行馴好學不倦私竊歎慕以爲天之賦予如是其不苟然矣獨恨未獲從容未知所學者果何學耳世衰道喪俗學多歧天理不明人心頗僻未有甚於此時者熹竊不自知其淺陋方以其所聞於師友者夙夜勉焉而志力不强未有攸濟是以樂聞賢者之風而有望於切磨之助伏惟益隆初心求知所至而用力焉有以慰此懷

也僭易皇恐皇恐承諭請祠之意深所未曉然元履已歸不知曾爲辦此事否若熹之意則以爲政煩民困正有官君子盡心竭力之時若人人內顧其私各爲自逸之計則分義廢矣至於盜賊公行善良蒙害尉捕之職也何不忍之有若以爲實有可哀矜者則當明言於上而求所以振業之使不至於爲盜雖以獲戾所不辭也又何避此而求去之亟乎若夫祠官無事之祿本非義理所安前輩蓋非辭尊辭富則莫之肯爲熹之不肖固不足言然居此官最久前後三請亦皆有故非以辭難就逸而爲之也故區區之意願左右少俟終更而後求之未去之前盡心所職思

其職於分義之所當爲而無敢有厭斁之心焉則庶乎其可以自安矣慕用之深不覺黽縷伏惟有以亮之元履一出未能有爲然士大夫始復知天下之有正論廉貪激懦所助多矣熹官期已及坐此未敢遽出然亦不敢有忘當世之意賢者當有以識此心耳未由面論臨風耿耿

答潘叔昌

熹講聞雋譽爲日蓋久每恨未及際晤以慰所懷茲承不鄙遠貽誨帖傾倒甚至自顧涼薄何以堪之反復再三有愧而已卽日冬寒伏惟進德日新尊履多福熹早獲執侍先生君子之側麤知以問學爲事而躬行不力老大無聞顧省平生第有愧恨左右才高識明所以自期蓋已不淺乃不知其如此而辱垂問焉則已誤矣況所謂日用之間不放不亂者又熹之所以早夜竭力而未能髣髴者其何以有助於高明之萬一乎然先其所難而不計其獲聖賢所以示人爲仁之方也熹雖不敏願與賢者共勉焉因風修報未究所懷繼此有可以開警者願日聞之幸甚幸甚

答潘叔昌

昨聞叔度兄頗爲佛學因獻所疑大蒙峻卻愧悚深矣今不敢復言而其未已之意不免因子約達之恐其過江未還煩爲略道鄙意大抵近世儒者於聖賢之言未嘗深求

其義理之極致而惟以多求劇讀爲功故往往遂以吾學爲容易之空言而求所以進實功除實病者皆必求之於彼殊不知將適千里而迷於所向吾恐其進步之日遠而稅駕之日賒也今若未能決意自拔得且姑實其說而專意於吾學捐去雜博專讀一書虛心游意以求夫義理之所在如此三年不得而後改圖則友朋之心無所復恨而於其所以進功除病之實亦未爲晚也如何如何

答潘叔昌

承諭讀李陸孫氏之書慨然有感此見進學不倦之意然意愚意學者當且就聖門文字中研究得箇入頭處卻看此等其合者固所不遺而其不合者亦易看破自然不費功力也嘗竊私怪彼中朋友不肯於論語孟子中庸大學深下工夫而泛觀博取於一時議論之閒所以頭緒多而眼目少規模廣而意味不長試以孟子論子路管仲處觀之可見其得失矣不審明者以爲何如沈叔晦章疏出於何人大抵世俗近年一種議論愈見卑狹令人擡頭不起轉身不得看此頭勢只有山林是安樂處別無可商量也

答潘叔昌

示諭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卻不曾學得上天卽不如且學上天耳上得

天了卻旋學上大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喜以日昏不敢著力讀書閑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閑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百蜀學之弊誠如所諭唐論卻未暇細看也六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種卑陋之說吾輩平日講誦聖賢何爲卻取此等議論以爲標的殊不可曉建州有徐栝者嘗言秦始皇賢於湯武管仲賢於夫子朋友間每每傳以爲笑不謂來說亦頗似之也此恐是日前於根本上不曾大段用功而便於討論世變處著力太深所以不免此弊向答子約一書亦極言之正恐赤幟已立未必以爲然耳

熹老矣不復有意於此世區區鄙懷猶欲勉率同志之士熟講勤行以趨聖賢之域不謂近年異論蠭起高者溺於虛無下者淪於卑陋各執已見不合不公使人憂歎不知所以爲計而今而後亦不復敢以此望於今世之人姑抱遺經以待後之學者而已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潘叔昌

示諭漢唐初事以兩家論優劣則然以三代之天吏言之則其本領恐不但如此若子房孔明之所能勉亦正是渠欠闕處吾輩正當以聖賢爲師取其是而監其非不當以彼爲準則也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

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若必以爲然卽程正叔竄可終身只作國子祭酒卻讓他陳正己作宰相也可怪可怪

答潘叔昌

前書示及易傳二義陰陽交和恐非是指君子小人而言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爲忿疾然無交和之理韓富當時事力蓋不足以勝二姦非固欲與之和也元祐誠有過甚處然當時事勢恐不如此亦不免禍要當有以開悟人主之心乃絕後患耳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大略皆如來諭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爲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閒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竇只誅得首惡二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答王子充

老兄深靜篤實天資甚美平時於輩流中心所敬仰顧恨相從日淺未得深叩所存以自警策今讀來教乃有懶惰自安之語何邪大抵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闕於踐履而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爲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閒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不然所存雖正所發雖審竊恐終

未免於私意之累徒爲拘滯而卒無所發明也愚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黃仁卿

所示春秋大旨甚善此經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胷次開闊義理貫通方有意味若便一向如此排定說殺正使在彼分上斷得十分的當卻於自己分上都不見得箇從容活絡受用則亦何益於事耶大抵不論看書與日用功夫皆要放開心胷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卻氣象急迫田地狹隘無處著功夫也此非

度所見不應如此蓋不欲人之議已而設此以峻卻之耳區區雖欲再進其說而已覺難於發口然鄙意猶有未能已者願子約從容自以己意言之勸其且讀論語看諸先生說而深思之以求聖人之意聖人之意卽是天地之心思而得之則實理可見而實病可除實功可進初不待求之釋氏之言矣且求之釋氏卻是適越北轅卻行求進此區區所以深有取於朱子度平日之用心而不欲其陷於此也頃在靜安見其議論之閒每不欲人攻釋氏之非私心固已疑之今果如此蓋本其平日用功只以博學力行爲事而未嘗虛心平氣熟玩聖賢之言以求至理之所在故其弊

至於如此熹恐伯恭亦不得不任其責不知其聞此消息以爲如何然熹之愚猶竊有疑於伯恭詞氣之閒恐其未免有陰主釋氏之意但其德性深厚能不發之於口耳此非小病吾輩於此若猶或有纖芥之疑速須極力講究以去其非而審其是不可含糊隱忍存而不決以貽他日走作之患也大抵彼中朋友立說過高立心太迫不肯相聚討論只欲閉門劇讀以必其自得故人自爲學而或不免蔽於一己之私見此亦殊非小病耳

答呂子約

兩書所諭備見日來進學新功甚慰牢落兩卷悉已條對獨是讀書法亦是仁卿分上變化氣質底道理也然看春秋外更誦論孟及看近思錄等書以助其趣乃佳若只如此實恐枯燥難見功耳

答呂子約

所示內外兩進之意甚善此是自古聖賢及近世諸老先生相傳進步直訣但當篤信而力行之不可又爲他說所搖復爲省事欲速之計也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叩其說因獻所疑也然想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憂歎而已操舍存亡之說諸人皆謂人

心私欲之爲乃舍之而亡所致卻不知所謂存者亦操此而已矣子約又謂存亡出入皆神明不測之妙而於其閒區別眞妄又不分明兩者蓋胥失之要之存亡出入固皆神明不測之所爲而其眞妄邪正始終動靜又不可不辨耳

答呂子約

叔度忽爲佛學私竊憂之前嘗因書叩之今此書來不答所問但云實病難除實功難進不敢容易言之而已如此則是以爲求進實功除實病必求之釋氏然後可而吾聖賢立言垂訓與吾黨平日講學存養皆容易之空言也叔

納呈幸更詳之也大抵爲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論講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亘細精麤無所不盡不可容易草略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要如此用功卽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商量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意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拾了其所謂敬又無其他元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習箇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閒話說也今詳來諭於當博處旣不能虛心觀理以求實是如論易詩於處是也當約處乃以引證推說之多反致紛擾如論求其放心而言不能得了只此便是放其心而不知求矣援引論說數十百凡此之類皆於鄙意深所未安竊

謂莫若於此兩塗各致其極無事則專一嚴整以求自已之放心讀書則虛心玩理以求聖賢之本意不須如此周遮勞攘枉費心力損氣生病而實無益於得也

答王子合

前書所論實地功夫者甚善但常存此意時復提撕勿令墜墮乃佳今時學者未論外誘多只是因循怠慢自放倒耳眞不可以不戒至於出門有礙之說則似未然自家持守處固是不可放過至於應世接物同異淺深豈容固必但看得破把得定自不妨各隨分量應副將去何必如此懷不平之心而浪自苦哉纔有此等意思恐亦便是本原有不察處政不可作兩截看也今書所論中庸大旨蓋多得之但言其上下察也其者指道體而言察者昭著之義言道體之流行發見昭著如此也謝楊之意似皆以爲觀察之察若如其言則此其字應是指人而言不知此時豈有人之可指而亦豈上下文之意耶呂氏以夫婦所知所能爲費聖人所不知不能爲隱此爲用橫渠說而異乎伊川者然伊川亦不說著費隱二字如何分畫但想其意不如此耳天地閉爲不恕一語雖有病然大意取象是如此如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可相無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天下之盡爲君子

而無一小人也豈相病哉

答王子合

別紙所論甚悉但如此講論愈覺支離勢須異時面見口講指畫乃可究見底蘊今且當就理義分明處理會令徑路滑熟庶於上達處有可漸進之階耳祭禮廟室西上證據甚多但通典注中有夫人之主處右之說而賈頊祭儀又云夫人版皆設於府君之左韓魏公祭圖亦以妣位居考之東詳此廟室既以西爲上則不應考東而妣西恐通典或字誤耳此書雖舛杭本亦多舊誤孝子之稱據禮亦有如此通稱者如云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之類但今當各以其屬書之似爲穩當耳

答王子合

所諭祠記前日之書似已奉報不知後來頗見邸報否語默隱顯自有時節前日膚仲亦以修學來求記謹不敢作矣今只有解釋經義與時事無大相關且流俗所不觀故猶不免偷閒整頓然亦懍懍不敢自保況敢作文章說道理大書深刻與人遮屋壁使見其姓名指瑕求釁以重世俗之憎病乎李伯諫初去時極要整頓學校後來病痛多般立腳不住都放倒了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更無語可說也大學解義平穩但諸生聽者須時時抽摘

問難審其聽後果能反復尋繹與否近覺講學之功不在
向前只在退後若非溫故不能知新蓋非惟不能知新且
并故者亦不記得日用之閒便成相忘雖欲不放其良心
不可得矣此事切宜自警并以提撕學者為佳如其不然
則呂藍田所謂無可講者眞不虛矣若得他就此得些滋
味趣向立得一箇基址卽向後自住不得若都茫然無本
可據徒然費人詞說久遠成得甚事切望於此留意不須
鐫碑立名只為一時觀美無益於人邂逅或能生事也

答王子合

所論土封事當時卻無人來論訴亦無人子細說及熹又
尋卽去郡故其事不及露而失於究治耳但如來諭所云
所費不多不能與之訟於官府則其為害應亦不至太甚
但今已不行無可得說便且借此為話端而興詢議耳若
果盡行則熹自料雖使更用嚴刑峻法此等小擾亦恐終
不能免其詬必有大於此者而如子合者亦將有番悔青
苗之議矣此可付一笑也少時見所在立土封皆為人題
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顧以為利害之
實有不得而避者耳如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
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必須有不樂者但有
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

不怨耳子合議漢事甚熟亦曾看漢高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說徙齊楚大姓數十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費幾箇土封底功夫而不聞天下之不安其於今日事勢何如也子餘留此久適意病不得朝夕相聚又見渠長上不欲痛下鈐鎚後來自覺如此含糊恐誤朋友方著力催儹功夫則渠已有行日矣其有尚宿留者用新法課程近日卻頗長進信乎小仁者大仁之賊而無面目者乃長久人情也

答林叔和

示諭爲學本末足見雅志嘗觀當世儒先論學初非甚異止緣自視太過必謂他人所論一無可取遂致各立門庭互相非毀使學者觀聽惶惑不知所從竊意莫若平視彼己公聽並觀兼取眾長以爲己善擇其切於己者先次用力而於其所未及者姑寘而兩存之俟所用力果有一入頭處然後以次推究纖悉詳盡不使或有一事之遺然後可謂善學不可遽是此而非彼入主而出奴也

答陳膚仲

來書云今日反復諸書以修身至涵養工夫日有所奪未見其效此又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

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功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諸書解偶未有定本謾此奉報可試思之若於此得力卻遠勝看解也聞有用度不足之憂何故如此豈非意氣太豪日用閒羞言撙節計量之事而又多徇人情應副求假不免有虛內事外之弊耶此雖與吝嗇鄙細者相去懸隔然其爲失中則均恐亦當自省而改之也

答陳膚仲

黎書諭及教導曲折甚善比傅丞便來雖不得書傳亦具言近況知人情頗相信足以爲喜但更須自家勉力使義理精通踐履牢實足以應學者之求而服其心則成已成物兩無虧欠如其不然只靠些規矩賞罰以束縛之則亦麤足以齊其外而已究竟亦何益乎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最是永嘉浮僞纖巧不美尤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舉輩蓋知惡之而不能識其病之所在顧反抉摘一字一句以爲瑕疵使人嗤笑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

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大學說得如何近得王子合書彼亦說此寄得講義來頗詳悉恨未見膚仲所講有便幸錄來也絜矩文義更宜反復上下句意未可容易立說若如所諭則老老興孝等句與絜矩之道有何交涉耶熹兩年擾擾今幸麤定辭職未允已再請矣此非欲爲高自是義無可受之說不得不力辭世俗不解人意尤悶人也大學近修得益精密平實恨未有別本可寄去易啓蒙太極西銘通書解義學記各一本謾往四明頗通問否曾見其讀西銘說否全然不識文理便敢妄議前輩令人不平然亦甚可笑也向來辨論理非不直所自愧者初無懇惻之意而以戲侮之心出之所以召怨而起鬧也

答程正思

承諭致知力行之意甚善然欲以靜敬二字該之則恐未然蓋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靜之爲言則亦理明心定自無紛擾之效耳今以靜爲致知之由敬爲力行之準則其功夫次序皆不得其當矣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者皆致知之事而必以篤行終之此可見也苟不從事於學問思辨之間但欲以靜爲主而待理之自明則亦沒世

窮年而無所獲矣

答程正思

所示禮文考訂詳悉上達禮意下適時宜甚善甚善其間小未備處已輒補之矣幸詳擇而勉行之使州里之閒有所觀法非細事也

答程正思

示諭日用操存之意甚善甚善用功如此所造豈易量然亦須藉窮理功夫令曾次灑落始有進步處大學所謂知至而後意誠者正謂此也讀禮之暇宜取論語逐章細看每日不過兩三段先令盡通諸說異同然後深求聖言本意則久久自當見效矣

答程正思

葬地之訟想已得直凡百更宜審處與其得直於有司不若兩平於鄉曲之爲愈也觀書以己體驗固爲親切然亦須徧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己見卻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疏緩也

答黃直卿

別紙之諭如此處心甚善然亦似有先立標準之病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能逆睹者非獨建立事功爲然也如此則知處不期寬而自寬行處不期遠

而自遠矣試更思之

答潘端叔

持守省察不令閒斷則日用之間不覺自有得力處矣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修作一書方可觀中閒伯恭令門人爲之近見路德章編得兩篇頗有次第然渠輩又苦盡力於此反身都無自得處亦覺枉費工夫爾

答呂道一

示諭已悉但爲學之功且要行其所知行之既久覺有窒礙方好商量今未嘗學足而坐談遠想非惟無益竊恐徒長浮薄之氣非所以變化舊習而趨於誠實也

答戴蹈

熹來此得足下於眾人之中望其容色接其議論而知足下之所存若有所蓄積而未得其所以發之者心獨期足下可共進於此道及以論語之說授諸生諸生方愕眙不知所向而足下獨以爲可信也手鈔口誦而心維之熹謂足下將得其所以發之者矣甚慰所望今辱書及以所鈔四大編示之而責其淺陋之辭託名經端則非熹之任而足下之過也夫執經南面而以其說與門人弟子相授受此其非熹之任明矣熹無所復道獨敢竊議足下之所以過願寬其僭易而幸聽之夫學期以自得之而已人知之

不知之無所與於我也今足下自謂其已自得之耶則宜
無汲汲於此而熹之言亦何爲足下重不然雖熹妄言之
於足下何有足下之爲甚過足下勉自求之期有以自得
之而後已熹雖荒落矣尚能與足下上下其說而講評之
四編且以歸書室而具其所以然者報足下幸察

答林繼

辱示書及所爲文三篇若以是質於熹者熹少不喜辭長
復嬾廢亡以副足下意然嘗聞之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
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則其見乎辭者非得已也是以古之
立言者其辭粹然不期以異於世俗而後之讀之者知其
卓然非世俗之士也今足下之詞富矣其主意立說高矣
然類多採摭先儒數家之說以就之耳足下之所以自得
者何如哉夫子所謂德之棄者蓋傷此也足下改之甚善
示諭推所聞以講學閭里間亦甚善記曰教然後知困知
困則知所以自彊矣熹所望於足下者在此足下勉旃

答許順之

熹衰老幸向安然氣體虛弱非復昔時心力亦未復都不
敢思慮舊業荒廢無所發明反而求之似於存養用力處
未有地位甚以自懼耳如吾友於此卻已有餘第未能達
於詞命之間恐其閒亦有未徹底處卻宜於事物名數上

著少工夫蓋既無精麤本末之異卽此亦不可忽也喪禮留意甚佳但其度數亦不易曉若哀敬之實則吾友素知之矣當益有餘味也近得橫渠語錄有云曲禮乃天地五藏魂魄心府寓於其事試思此語亦足以發耳記文如所改甚善但所辨說未能盡曉熹意欲云心之爲體亦微矣彼不知用力於此者固徇於物欲而不自知餘卽悉如來示蓋不能用其力之語亦似有病了眞如眾盲模象達者見之可付一笑

答許順之

承在縣庠爲諸生講說甚善甚善但所寄諸說求之皆似太過若一向如此恐駸駸然遂失正途入於異端之說爲害亦不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況此非特毫釐之差乎三復來示爲之悵然已輒用愚見附注於下然其曲折非筆端可盡恐當且以二先生及范尹二公之說爲標準反復玩味只於平易慤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著矣蓋爲從前相欺時熹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尙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如子韶之說直截不是正理說得儘妙處病痛愈深此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何由面話究此精微臨風鬱結無有窮已國材元聘爲況

如何昨寄得疑難來又是一般說話大抵齊仲順之失之太幽深順之尤甚而三公失之太執著執著者有時而通幽深者滯而不反矣　中間一條平坦官路卻沒人行著只管上山下水是甚意思因書可錄此意及二序送之爲致不及書之意范伯崇學大進劉德明者亦稍識理趣皆可喜耳伯崇雜說一紙附去可見其持守不差見理漸明之大槩矣然其說有少未盡更求之卻以見諭伯崇去年春閒得書問論語數段其說甚高妙因以呈李先生李先生以爲不然令其愨實做工夫後來便別此亦是一格也然其當時高妙之說亦只是依諸先生說而推言之過當處耳非如順之所示硬將文義拗橫說卻也切宜速改至祝至祝大抵文義先儒盡之蓋古今人情不相遠文字言語只是如此但有所自得之人看得這意味不同耳其說非能頓異於衆也不可只管立說求奇恐失正理卻與流俗詭異之學無以異也只據他文理反覆玩味久之自明且是胷中開泰無許多勞攘此一事已快活了試依此加功如何

答許順之

山閒有一二學者相從但其閒絕難得好資質者近得一人似可喜亦甚醇厚將來亦可望也齋舍迫狹已遷在圭甫屋後佛頂庵中相聚矣向聞與齊仲在淨隱不知得多

少時看何文字如何作工夫今歲復相聚否所有發明條示數端得反復焉亦勝空書往來耳所示孟子說備見用意之精然愚意竊謂如此反似求索太過援引太雜使聖賢立言之本意汨沒不明已逐段妄以己意略論其一二梗槩矣可以類推其餘不能一一備論也語錄中有一節正論此今亦錄去可詳味之便見病痛處亦非小疾不可執吝以爲無傷而不之改也齊仲元聘書中各有少辨論大抵亦止是理會近時學者過高之失可并取觀也

答許順之

熹一出幾半年學問思辨之益警發爲多大抵聖門求仁格物之學無一事與釋氏同所以尋常議論閒偶因記憶自然及之非是特然立意與之爭勝負較曲直也想見孟子之闢楊墨亦是如此故其言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今觀所與祝弟書乃有詬釋氏之語殊使人驚歎不知吾友別後所見如何而爲是語也及細讀二書則所可怪者不特此耳且論其大者如所謂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眞者一一勘過只此二十餘字無一事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淡泊然後爲得且此心是箇什麽又如何其可

棲也耶聖賢之言無精麤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眞看得破便成已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爲資吾神養吾眞者而設哉若將聖賢之言作如此看直是全無交涉聖門之學所以與異端不同者灼然在此若看不破便直喚作詡釋氏亦何足怪吾友若信得及且做年歲工夫屏除舊習案上只看六經語孟及程氏文字著開擴心胷向一切事物上理會第一不得喚作塵事昏心也方知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是眞實語不但做兩句好言語說爲資神養眞胡荼自己之說而已也又承見警此則甚荷相愛之深然儒者之學於此亦只是順理而已當顯則顯當默則默若涵養深淳則發必中節一事無差互既未到此地位自是隨其氣習所發不同然若一向矯枉過直則柔弱者必致狂暴剛彊者必爲退縮都不見天理之當然惟聖門之學以求仁格物爲先所以發處自然見得是非可否不差毫髮其工夫到與不到卻在人今吾友見教要使天下之人不知有自家方做得事且道此一念從何處來喚做本心得否喚做天理得否直是私意上又起私意縱使磨挫掩藏得全不發露似箇沒氣底死人亦只是計較利害之私與聖門求仁格物順理涵養氣象大段懸隔信知儒釋只此毫釐閒便是繆以千里處卻望吾友更深思之仍將

此書偏呈諸同志相與反復商搉不可又似向來說先覺之義更不與徐柯二丈見也朋友商論正要得失分明彼此有益何必於此掩覆只此是私意根株若不拔去使之廓然大公何緣見得義理眞實處耶所論好善優於天下只是一箇公字此等處何不公之甚也

答許順之

尤溪書來議論極佳不知平日講論於此等處有異同否若無異同則亦可疑耳擇之所見日精工夫日密甚覺可畏如熹輩今只是見得一大綱如此不至墮落邪魔外道耳若子細工夫則豈敢望渠也徐柯二丈及汝器近思諸友相聚說何等話向者程舶來求語錄本子去刊因屬送下邑中委諸公分校近得信卻不送往只令葉學古就城中獨校如此成何文字已再作書答之再送下覆校千萬與二丈二友子細校過但說釋氏處不可上下其手此是四海九州千年萬歲文字非一己之私也近聞越州洪逈欲刊張子韶經解爲之憂歎不能去懷若見得孟子正人心承三聖意思方知此心不是苟然也二先生集一部納去可與二丈及林王陳諸友同看已有一本幷通書送縣學通書偶盡且寄此去亦適值只有此一本不能徧寄耳聞已嘆內甚善推此類而擴充則異說不能惑矣

答王近思

前此欲銘先夫人之墓以未嘗習爲之無以應命亦自念君子之事親以誠正不在此但能篤志力行使人謂之君子之子則其爲親榮也大矣祭文尤所未解凡喪父在父爲主今自主之一失也古者將葬祖奠遣奠視以事告而無文辭二失也古人居喪則言不文蓋哀戚勝之不能文也今文甚矣又將振而矜之此三失也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吾友其未之思歟大抵吾友誠慤之心似有未至而華藻之飾常過其哀故所爲文亦皆辭勝理文勝質有輕揚詭異之態而無沈潛溫厚之風不可不深自警省訥言敏行以改故習之謬也

答范伯崇

在喪廢祭古禮可考者如此但古人居喪哀瘠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閒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古禮卽廢祭無可疑者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卽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

之後可以略放左傳杜注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左傳之意卒哭前亦廢祭也但卒哭之期須既葬立主三虞之後卜日而祭以成事方可耳溫公高氏一書載此節文甚詳可以熟考若神柩在而欲以百日爲斷墨衰出入則決然不可愚見如此不知伯崇以爲如何然主奉喪祭乃令兄職此事非伯崇所得專但以此儀從容咨講更與知禮者評之庶其聽則可矣萬一有所不合則熹聞之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夫子亦言喪與其易也竊戚熹常解此義以爲具文備禮而非致此慤爲之爲易今人多此病試思之

答范伯崇

須送行語哀苦中不復能爲文然觀伯諫之言已是藥石但更須求所以立其本耳日用之間以莊敬爲主凡事自立章程鞭約近裏勿令心志流漫其剛大之本乎由此益加窮理之功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爲必可行則世俗小小利害不能爲吾累矣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微細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惰呂氏童蒙訓下卷數條防閑之道甚至皆可佩服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閒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暇日

勿廢溫習少飲酒擇交游子澄相去不遠直諒多聞之益果能受其實攻而不憚改焉則彼亦將不憚啓告之煩矣區區所以相告者不過如此恐臨別悤悤不能盡擧豫以拜聞惟所材擇

答范伯崇

熹比攜二子過寒泉招季通來相聚更有一二朋友來相聚初不廢講議但昏惰不敏自救不給何能有以及人而學者氣稟强弱不齊各有病痛未見卓然可恃者此亦殊可懼也知老兄官守不苟又得賢守相聽從得以少伸已志深副所望向來猶恐應變之才有所不周今乃如此信乎氣質之用小道學之力大而程子所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非虛語也凡百勉旃以大遠業之基增吾黨之氣幸甚但久留郡中於簿領之責竊恐曠弛亦似非便受納既畢所謂他事若他人所可辦者卽不若且歸邑中之爲愈也如何或未能歸凡百亦須戒懼遠避嫌疑無爲恩怨之府乃佳

答范伯崇

欽夫日前議論傷快無涵養本原工夫終是覺得應事悤悤熹亦近方覺此病不是小事也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鶻圇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

力以爲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持養頃見子澄有此論已作書力辯之不知竟以爲如何也子澄通書否渠向疑處當時答得卻有病近看此書病尤多文公云好解經而不喜讀書大抵皆是捉住一箇道理便横說竪說都不會涵泳文理極有說不行處如程子文字往往尤看不熟也因作子澄書爲致意

答劉公度

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異端慢人不少向見賢者亦頗好之近亦覺其非否書中所諭衡州數句爲己之意雖切然恐未免有迫切之病也

答方賓王

閩中頗得講學之友否比來道術分裂人自爲師眞胡公所謂人人各說一般見解誑嚇衆生者勢方横流力不能遏可歎

答方賓王

病軀雖幸小康然亦未能輕健老境益侵而德學不進朋友閒亦未見卓然可望以爲永久之託者甚可懼也

答方賓王

懇辭遂請深荷上恩第孤迹殊未可保且得私義少安俯仰無愧他則不暇計爾舊書讀之覺得平淡著實中意味

愈長亦有一二朋友漸知路徑閒中少足自慰也但時論咄咄逼人一身利害不足言政恐坑焚之禍遂及吾黨耳

答朱飛卿

某承先生誨以持敬某自求病痛是氣衰不能勝其怠惰如頭容欲直手容欲恭則時或不能卽此便是持敬不純私意已行矣窮理不知其當然今遂欲一一如禮則力固實做不得不知但存之於心而四體則少寬之終可以有得而無害於敬否

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四體亦自舒適矣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答朱飛卿

某比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

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爲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答朱飛卿

詩且逐篇旋讀方能旋通訓詁豈有不讀而自能盡通訓詁之理乎讀之多玩之久方能漸有感發豈有讀一二編

而便有感發之理乎古之學詩者固有待於聲音之助然今已亡之無可奈何只得熟讀而從容諷詠之耳若疑鄭衛不可爲法卽且令學者不必深究而於正當說道理處子細消詳反復玩味應不枉費工夫也

答周叔謹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爲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不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及之因書諭及爲幸也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閑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詠涵養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

答周叔謹

示諭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日暮而多爲說以害之也論語別本未嘗改定俟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工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答周叔謹

所示仁說差勝往時但所引嘉說亦有惺字處又恐錯認了更略契勘爲佳然書中所說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功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今但專一於此下功不須思前算後計較得失講學亦且看直截明白處不要支蔓來書所謂離若小異然亦不甚相遠者全是子約舊時句法也

答毛舜卿

示諭功夫次第似覺頭緒太多今且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閒只得著力分別不當豫以難辨爲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亦不須別妄想向上一路也

答路德章

所諭水到渠成之說意思畢竟在渠上未放水東流時已先作屈曲準備了矣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孟子程子所以爲有功於天理有力於聖門有德於後學者正在此處不知何故前日直如此看倒了今日雖欲回頭而尚爲舊習所牽不得自由也

答陳超宗

示諭自覺已與舊時迥別但未免閒有小失果能至此甚慰所望但向來商量及得近書所論似於著實下功處猶未親切不知如何便得到此恐可且更向裏用心將此等

向外妝點安排底心一切埽去久久或有長進耳若如此說今日用工明日見效則其不曾下功斷可知矣

答曾泰之

所諭鄉黨卒章疑義此等處且當闕之卻於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修己處反復玩味深自省察有不合處卽痛加矯革如此方是爲己功夫不可只於文字語言上著力也彼中士子有來學者亦可以此告之熹論語集注未嘗皆引胡先生說所傳恐誤此書之作只是解說訓詁文義免得學者汎觀費力然所謂玩味省察功夫卻在當人不在文字也

與吳茂實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卻於日用功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卻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卻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怪異耳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爲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卻無此病也

答陳明仲

丞事如過割一條亦是民閒休戚所係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吏人市戶典賣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坐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嘗見友人陳元滸說昔年趨事吏部許公於邵陽許公自言吾作縣有八字法請問之則曰開收人丁推割產稅而已此可謂知為政之本者願高明志之明道行狀及門人敘述中所論政事敘指無事亦宜熟看殊開發人意思也

所詢喪禮別紙具稟顧亦考未精又適此數時擾擾不及致思恐未必是更可轉詢知禮之士庶不悞耳

答孫敬甫

熹歸來麤遣但今夏一病狼狽殊甚辭職請老皆未得如所欲加以盲廢不可觀書頗以為撓耳示諭為學之意甚善但敬之一字乃學之綱領須更於此加意使有所據依以為致知力行之地乃佳耳大學向來改處無甚緊要今謾註一本近看覺得亦多未親切處乃知義理無窮未易以淺見窺測也天台朋友有趙師郯主簿者尤佳宣城亦有可與共學者否耶

答孫仁甫自任

未見顏色辱書甚寵豈以賢兄嘗有講論之舊而有取於其言耶甚媿且感不勝言也所論今世講學之士愈衆而聖人之道愈墮此切至之論也然又有謂不必王道之行而天下之治可立而待者則恐賢者所講之學非聖人之學亦無怪其講者愈衆而道愈墮也大抵天之生物便有常性方寸之間萬善皆足聖人於此不過教人係養發揮先成諸己而後及於物耳故聖人已遠而萬世之下祖述其言能出於此者乃爲得其正統其過之者則爲墮於老佛之空虛其不及乎此者則爲管晏爲申商又其每下者則不自知其淪於盜賊之行而猶欲自託於講學其亦誤矣道之墮也不亦宜乎賢兄近書所論似有端緒想暇日相與許之固宜漸有定論毋爲久此倀倀也便還病倦草草

答周深父

所示疑義已悉第一條語意尤駁雜未易遽言第二說克己字頃嘗見人說此略似來諭而更精密初看似好然細考本文恐不若只作勝已之私之安穩也第三條孟子說得自詳悉正切中今日向外走作之病且只平看自有警發人處意味深長似此推說卻覺支蔓不親切也大抵人

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令稍安靜然後開卷方有所益若只如此馳驚紛擾則方寸之閒自與道理全不相近如何看得文字今亦不必多言但且閉門端坐半月十日卻來觀書自當信此言之不妄也

答胡文叔

承書諭及先世交游之好不勝感愴三復書詞乃知有志傳家之學又以爲慰今世徇俗爲人之學固不足道其稍知用心於內者往往又以騖於高遠而失之是可歎也來諭之云似已察於此者但常專心致志思繹踐行有疑則與同志講而明之則庶乎其有得矣

同治五年冬日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朱子文集卷之六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慶臣乙巖覆校
閩縣林齊璇蓬甫分校
侯官陳　鏵幼吉分校